讀甬航書雜錄鏡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讀書鏡

陳繼儒著

本館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讀書鏡序

私嘗怪淵明讀書不求甚解似若無心世業把菊沉酒了却一生及閱其次第節孝諳理出處豁然通古之士所不及當日清談玄塵流風點染祖企謝景夷輩校書馬肆專攻浮義淵明鄙之作此語自掃除耳今世文藝之士不乏挾天繡雲雕繢滿目如小兒泥羹塵飯不當飢飽雖多奚爲陳眉公先生抽其腹笥作讀書鏡十卷爲世資鑒天下事本末消息各有其漸智者之所卜愚者之所忽也古之耕莘築岩釣渭者非必事事經歷閉門造車出門合軌其取諸模索者豫矣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知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其在是書乎眉公謝落塵雜衣帶之間挾有薜蘿而論次俱當世關切之語符子曰心善知人者看如明鏡老氏曰不出戶而闚天下以此哉余兄弟暨友人元弢雅有同好故刻而公之

庚子冬杪沈師昌識

自敘

張芸叟云。頃遊京師。常聽司馬溫公王荊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爲多。唯歐陽公多談吏事。余言學者見公。莫不欲聞道德文章。今先生何教人以吏事。公曰。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垂錯。不可勝數。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夷陵荒遠褊小。尙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時蘇明允父子亦在。共聞此語。莫不歎服。我朝李康惠公承勛爲刑部屬。林見素公爲僉都。謂李曰。昔三原王公在南都。其志未嘗一日不爲天下國家。故無一日無賢士大夫往來門下。今吾門寂寥。豈吾不能屈己耶。何賢者之不至也。李因問曰。公今所交何人。曰同官張公寶。太宰楊應寧。司諫楊文震。請各問所長。曰某長於某。各問所短。曰某短於某。請問公所長。林遜謝。請問公所短。林悚然。李曰。承勛每侍教。所聞惟節義文章。而未嘗及學問。公所長在是。所短亦在是乎。林亦歎服。夫天下大事。全賴文章節義人擔却。然不可不講明學問與吏事。學問如切脈。吏事如藥方。知脈審方。然後國家之沉疴痼疾。應手卽除。不然。未識病夫之生死。不辨庸醫之是非。或因循以待亡。或執拗以速禍。是果誰之咎哉。故要做天下第一奇男子。須要事理圓融。要事理圓融。須要講明學問吏事。此愚讀書鏡之所以作也。陳繼儒書於漱石齋。

讀書鏡小引

世人號稱讀書者梯崖縋淵往往方軌左屈門下竊膢胲一臠者亦輒以瓣香遙致千古而不知古人往矣則未有當吾世而有陳眉公先生也者先生今之人也開卷而知其非今之人也先生日提不律吐花弄舌烟霞珠玉供我指揮而走我腕下名山千秋輝暎兩曜先生文章大矣乃又小貶其言而近之曰讀書鏡先生藻鏡洞開遇形觸物無不朗然故讀其書者若攬其鏡鏡國事鏡家事鏡世事鏡世外事隨在劉覽各得意去則豈非人倫之鑒而邯鄲之粱肉哉客歲吾家貞卿庀材鳩工雪廬舫園曹出而同余校讐雒陽紙業踊貴矣會有嗾之者貞卿乃願留幕下享千金遂以荒年之穀而竟致陳陳乎夫先生之言吾儕芙蓉人鏡也世不乏磨磚者即一知半解尚豔於得先生之鏡而鏡益扃則仲貞今日之役斷不可已矣仲貞閎覽博雅其家多藏眉公抄書故其增訂爲確勒成客笑謂余曰蜀王宗壽得鐵鏡晦不可睹一日見青衣小兒丱角來訪曰鐵鏡神物當見還宗壽出鏡與之光采陸離長揖而去審是則眉公之鏡汎不至與匣俱塵矣即不見還而水心明鏡其能禁仲貞之爐錘乎哉余笑而不答第幷記之

繡水張炳元弢甫

讀書鏡小序

自訓詁行而學士大夫日驅染烟墨經濟之未諳比其臨事輒不解圓轉如意世匪乏才繇識眇也華亭陳眉公翛然離垢頹心於林徒雲客之間宜其關口一切世法固不用世而能用世作讀書鏡十二卷日新富有以蓄審切脈按理以情審褒刺譏諷以名理審譬之設樂家金石既懸八音在御目調手形調神時調境而後擊者擊者叩者拊者雜然中窾人始破顏笑也今眉公以是爲文字禪直從水心淬過袤不盈咫已盡具奇衺好醜通闇欹覆根株利鈍種種策勛吾友沈仲貞又能公而布之秕俗陋界令見見聞聞者靡不折骨降心窮涯而反吾師乎吾師乎昔人謂俗人不可爲大臣俗士不可以爲史今讀讀書鏡其所詮次位置豈盡枕中鴻寶祕然而成是書非仲醇不能則才備而識卽也是書初成名人鏡錄更今名亦是仲醇云

秀州范明泰撰

讀書鏡

雪廬居士范應官

莊生有言。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浮華。今人雅慕讀書。恆貴韜錦。賤茗柯。卽下睫了了。於箇中眞實。未漱涓沫。何怪鮮補世用。仲醇以文霸海內。尸往古。酌寸心。券物理。鏡其齊與不齊之間。亦鏡其合與不合之際。機鋒理溢。咸得懸而解之。其所述著。大概什七經世。什二規世。什一超世。片言緒說。儻非挽江河之趨。盧稀韋之波哉。秉爲世鑑。炯然莫遁矣。語有之。鏡成於金。而明於金瑩使然也。予爰是知仲醇胸若武庫。筆無纖翳。以我轉書而不爲書轉。故縱橫捭闔。又奚疲於屢照焉。余友沈仲貞氏。夙受知仲醇。欲懸是鏡以範世之讀書者。與七松隱人嚴校而重梓之。且命予贅一詞。余私謂讀書鏡之行世也。曾序十竹齋鏤板。尋易他氏矣。豈仲貞更欲草菅余言哉。隱人曰。昔楚人三抵而後售。咎在司鑒者。而益我貴。倘逢按劍乎。則仲貞自爲前驅矣。余幸心無睫。

庚子嘉平月顧佩書於漱石齋中

讀書鏡卷之一

雲間陳龍標著

王昶戒子云。徐偉長不沾高名。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歐陽公歸田錄跋曰。唐李肇國史補序云。言報應。敍鬼神。述夢卜。近帷箔。悉去之。純事實。採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譚笑。則書之余之所錄。大抵以肇爲法。而小異于肇。不書人之過惡。以謂職非史官。而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志也。劉元城先生又曰。吾友後來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而涉世淺故也。且如孔子萬世師也。方孟僖子且死。戒其嗣懿子師孔子。時孔子年尙少。又齊景公晏子適魯問禮。時孔子年三十。其後孔子之年五十餘。方歷聘諸國。十四年而歸魯。時孔子年六十三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深矣。故其著述。始可爲後世法。譬如積水于千仞之源。一日決之。滔滔汩汩。其源深也。若夫潢潦之水。乍流乍涸。終不能有所至者。其源淺也。古人著書。多在暮年。蓋爲此。大抵著書。上者羽翼世道。次者磨礱身心。又次者淘汰俗氣。又次者資輔聰明。又次者摩娑歲月。若簸口皮眯心目。橫索錢米。恣逞胸懷。近觸尤悔。遠釀奇窮。皆公論失眞之罪也。嗚呼。士傳言。庶人謗。三代盛時則可。若後世則處士橫議。小人無忌而已。可不戒與。

韓持國知潁州。時彥以狀元及第判州事。每稱狀元。持國怒曰。狀元無官耶。自是改呼僉判。彥終身啣之。

馬涓亦以狀元及第判秦州。亦呼狀元。秦帥呂晉伯曰。狀元者及第未除也。既爲判官。則勿稱之矣。涓愧謝之。予嘗舉此以問客曰。二事絕類。而一啣之一謝之何與。客曰。人品不同耳。予曰固然。持國厲聲而呫之。故其人多怨。晉伯平心以道之。故其人多悅。程子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此之謂也。

顏之推云。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于崖岸。拱抱之梁。必沉溺于川淵者。何哉。爲其傍無餘地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必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或問呂居仁。天下歸仁。如何。居仁作韻語答之曰。面前徑路無令窄。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徑益荒。眼前滿地生荊棘。黃山谷云。面前徑路常須令寬。路徑窄則無着身處。況能使人行也。以上三言相符。彼立己于峻。及離人而立于獨者。可以警矣。

趙抃能政閑居。一士人以書贄見。公讀之終卷。正色謂士人曰。朝廷有學校。有科舉。何不以卒業。却與閒退之人說他朝廷利害。士人惶恐而退。山人范知璿獻所爲文于宋璟。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諂諛。文章若高。請從舉選。不可別奏。古人云。當官不接異色人。不止巫祝尼媼。禮當疎絕。至于工藝之人。亦不可久留于家。與之親狎。此輩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又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字畫以媒進。一與款洽。卽墮術中。如房琯爲相。因一琴工黃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疎遠。亦省事遠謗之一助也。

王伯厚云。元祐諸賢不和。是以爲紹聖小人所乘。元符建中韓曾不和。是以爲崇寧小人所陷。紹興趙張不和。是以爲秦氏所擠。古之建官曰三公。公則無私矣。曰三孤。孤則無朋矣。無私無朋。王道蕩蕩。何亂之有。

仁宗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中。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熟水。嬪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錄子。苟問之。卽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左右皆稽顙動容呼萬歲。聖性仁慈如此。林豳公位極人臣。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爲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鎭廣陵。舟次爲駭浪所驚。左右呼不至。渴甚自潑茶喫也。以此視仁宗度量。豈非酸措大骨頭。天地懸絕。

韓魏公知中山。李清臣謁見其姪吏報曰。太祝方寢。李爲絕句曰。公子乘閒臥絳廚。白衣老吏慢塞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年吐哺無。予曾謁華州李相不遇。唫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晝不開。詩卷却拋書袋裏。嘗如閒看華山來。劉魯風投謁所知。爲典謁所阻。唫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烟波萬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爲通。自古公卿家專有此病。故古人以將命典謁爲重。然爲士者宜使王公聞其名而不得見。則前詩又覺多事矣。

東坡云。余謫居惠州。諸子不聞余耗。憂愁無聊。蘇州定惠院學佛者卓契順謂邁曰。子何憂甚。惠州不在天上。行卽到耳。紹聖二年三月二日。契順涉江渡領。黧面蠻足。以至惠州。得書徑還。余問所求。答曰。契

順惟無求故來惠州。若有求則在都下矣。苦問不已。乃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校耳。顏魯公絕糧江淮之間。明遠載米周之。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順雖無米與公。然萬里之勤。倘可援明遠例得數字乎。余欣然許之。爲書歸去來兮詞以貽之。庶幾契順托此以不朽也。慶曆中。諫官李兢坐言事謫湖南物務。內殿承制范亢。時爲黃蔡門都監。念言事坐謫者後多至顯官。乃悉傾家物與之辦行。兢至湖南。少日遂卒。前輩有言人切不可有意。有意卽差。事固不可前料也。余每笑范亢百萬家財。不如卓老僧東坡半紙。

崔湜拜中書令。父以吏部尙書致仕。數爲請託以干湜。湜每不從。由是父子相失。大爲時論所嗤。郤愔忠于王室。而其子超有重名。黨桓溫。愔疾溫而不知其子與之善。超將亡。以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翁年尊必以傷愍致疾。吾死後。若損眠食。可呈此箱。愔後果哀悼。門人呈之。皆與溫往反密計。愔于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夫湜、太平公主客也。超、桓大司馬客也。二君立身草草。然一則宦情重。故逆情于生前。一則名根輕。故苦心于身後。今矯跡潔身藉亂命者。其將爲湜乎爲超乎。

澠陳涉旣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叩宮門求見。閽吏不肯爲通。會涉出。遮道而呼。乃載歸後宮。發舒自恣。言涉故情。涉怒殺之。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詣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服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于是朝廷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賓。莫逢故人。宋向柳與顏竣友善。及竣貴。柳猶素

情自許不推先之。范劇戒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耶。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以事繫獄。屢密請。竣竟不助之。柳遂伏法。今人富貴忘久要。困窮過責望。遂使歲寒之盟。殞越中路。王公高誼。削跡布衣。斯亦末世友道之羞也。

宋太祖一日罷朝。俛首不言者久之。內侍王繼恩問其故。上曰。早來前殿指揮一事。偶有憒失。史官必書之。我所以不樂也。又一日。後苑挾弓彈雀。有臣僚扣殿。稱有急事請見。上急出見之。受所聞奏。乃常事。太祖曰。此事何急。對曰。亦急于彈雀。上怒。以鉞斧柄撞口。兩齒墜焉。徐伏地取齒置懷中。上怒曰。汝將此齒去訟我也。對曰。臣豈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上怒解。賜金帛慰勞而去。乃知宋初史書核實。朝廷尚知畏憚如此。

南齊江泌食菜不食心。以有生意。唯食老葉而已。宋高頤有所乘馬老。以糜飼之。曹彬每冬月。禁勿修葺墻壁。謂瓦石間百蟲所蟄。動之恐傷其生。伊川在經筵。見哲宗盥漱噴水。避蟻。夫王侯將相猶仁心不殺如此。今人驅役奴隸。遠致異品。既飽則揚揚自得。少不如意。則怒罵庖者。染習成俗。見聞久慣。以爲飲食合當如此。而不以爲怪。夫貪生畏死。人物同也。愛戀親屬。人物同也。所以不同者。人有智。物則無智。人能言。物則不能言耳。哀哉。

呂申公二子謁歐陽公於潁上。入見公。納拜。出則二子相嘆。以爲前輩不可及。韓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國子博士爲漕。頗慢公。公不爲較。待之甚禮。俄潞公代爲留守。未至。揚言云。李稷之父絢。我門下士也。

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不悛。將庭訓之。公至北京。李來謁。坐客次久之。公着道服出。徐語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獲已。如數拜之。尹師魯以貶死。其子朴方襁褓。既長。韓魏公聞於朝。命官。魏公到北京。薦爲屬。教育之如子弟。朴少年有才。所爲或過舉。魏公掛師魯之像哭之。馬援有疾。梁松來候。獨拜床下。援不答。諸子問曰。梁一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禮乎。援曰。我乃松父友也。松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印。援薨葬城西。妻子草索詣闕請罪。帝出松書示之。方知所坐。夫納拜以定其公。正言以折其傲。泣像以動其心。此三君子之行事。皆古人也。若如援之挾長。當松之挾貴。遂至執友之誼不復可施。而前輩一切執手殷勤之誨。亦從此杜口矣。可嘆哉。

北齊安德王延宗。高文襄第五子。母陳氏。魏廣王妓也。延宗幼爲文宣所養。甚愛之。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己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個。封定州刺史。于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後爲周武帝見擒。誣反。以椒塞口而死。宣和間芒山有盜。臨刑。母來與之訣。盜對母云。願如小兒時一吮母乳。死且無憾。母與之乳。盜嚙斷乳頭。流血滿地。母死。盜因告刑者曰。吾少也。盜一棗一薪。吾母見而喜之。以至不檢。遂有今日。故恨殺之。嗚呼異矣。夫語教子嬰孩不慮也。

侍郎梅溪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宋大本圓照禪師。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檀那之施。須先爲其大者。蓋古人透

徹佛事。故能爲此不作佛事語。乃知通佛法未有不通世法。犯王法未有不犯佛法。

仁宗御製元昊隴西王碑文。詔蔡襄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鄒志完第進士。調揚州。潁昌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爲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撰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爲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成化初。章編脩懋。黃編脩仲昭。莊檢討昺。以史官辭撰煙火致詞。得罪以去。吁。亦由執政無純仁。故至此。

讀書鏡卷之二

昔武王問五帝之誡于尙父。尙父曰。黃帝之誡曰。吾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乃鑄金人三封其口。曰。慎之。戒之。勿言。故孔子于易傳著愼言者十二。于論語著愼言者十五。于戴禮著愼言者八。亦既拳拳矣。老氏猶譏之曰。凡今之世。聰明深晉而近于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辨閎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蓋言之流禍深。人之發言易。以易發當深禍。嘻危哉。

田文問其父嬰曰。我聞將門有將。相門有相。君用事齊相。至今三年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切怪之。黃魯直云。人生須輟生事之半。養一佳士。教子弟爲十年之計。乃有可望。求得佳士。既資其衣食溫飽。又當尊敬之。久而不倦。乃可以盡君子之心。而享其功。每見士大夫家。養客略與僕使同耳。如此何緣得佳士。藝麻必不能爲粟也。余觀縉紳之家。養士多矣。生前則桃李無陰。死後則蒺藜入室。毋論子弟未得一士之用。而向之讒諂面諛者。且悉轉爲下石裹甲之人矣。故座有佳賓。家雖貧。吾知其必興。門無國士。族雖大。吾知其必敗。

衞玆弱冠。與同郡文生俱稱盛德。郭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讐直。文生訾呵。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捐。玆以烈節垂名。雪峰巖頭欽山自湘中入江南。至新吳山之下。欽山濯足澗側。見菜葉而喜。指以謂二人曰。此山必有道人。可沿流

尊之雪峰恚曰汝智眼太濁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如此住山何爲哉後入山果無名衲大抵情爲欲根儉爲福本有多情之文生必不能爲一擲百萬之劉毅有惜福之雪峰然後能爲竹頭木屑之陶荆州

東坡在嘉祐立論務在更變在熙寧立論務在安靜在熙寧力排募役在元祐乃主免役蓋惟是之從而不狥時之好惡此其所以爲君子楊畏在熙寧則從熙寧在元祐則從元祐在紹聖元符則從紹聖元符時人目之曰楊三變不顧是非而惟時是狥此其所以爲小人昔衞鞅徙木之後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衞鞅曰此皆亂化之民盡遷之于邊城夫立法之時不難徙言不便者而難徙言便者鞅一切不顧直是有豪傑胷膽要亦厭其變遷不情耳若使楊畏當之其在首斥之列必矣故君子寧爲獨立鶴毋爲兩端鼠寧昂昂若千里之駒毋汎汎若水中之鳧

宋郭進造宅既成以酒席犒工令子弟之席設于諸工之下指工人曰此造宅者指諸子曰此賣屋者進死未幾果爲資政殿學士陳彥升所得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齊每置產咨不與直爭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嘗置別墅與舊者反覆甚苦其子在傍曰大人可增少金吾輩他日賣之亦得善價也父愕然自是少悟夫世有如此父子可以免營造初劉温叟之生也其父岳曰吾老矣他無所欲但冀世治民和與此兒皆爲温洛之叟耕釣煙月酣詠太平之化足矣温叟憶父語遂爲名臣慶曆中張宗晦以祕書監致仕居洛陽一日謁留守其子唐言唐賀監知章以道士服歸會稽明皇錫以鑑湖今洛中

嵩少雖非朝廷所賜。大人可衣羽服。優游其間。何必事請謁。夫世有如此父子。可以免攀緣。顧覬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覬之禁不能止。及爲本郡。誘綽出諸券書一廚。覬之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責。皆不須還。王殉好積聚。及死。其子弘悉燔燒券書。一不收責。夫世有如此父子。可以免積財。

梁祖既有移鼎之意。求賓客直言之士。一日忽出大梁門外數十里。憩于高柳樹下。樹可數圍。柯幹甚大。梁祖獨語曰。好大柳樹。徐遍視賓客。注目久之。坐客各各避席對曰。好大柳樹。祖又曰。此大柳樹可作車頭。末坐五六人起對。好作車頭。祖厲聲曰。柳樹豈可作車頭。我見人說秦時指鹿爲馬。有甚難事。悉擒言作車頭者撲殺之。楊愿與秦檜善。至飲食動作悉效之。檜嘗食因噴嚏失笑。愿亦陽噴飯而笑。左右哂焉。檜亦厭之。諷御史排擊而去。吳顧雍爲人寡言。動靜特當。孫權亦歎服之。每飲晏。左右嘗恐酒失。爲雍所見。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張昭容貌矜嚴。有威風。吳主嘗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余謂丈夫處世。談笑言論。嘗防識者在傍。如顧與張。原自使人心畏。楊愿及樹下五六人。原自使人心鄙。至于取譏君子。而反不見容于小人。尤可憐也。

隱士趙逸逃晉人云。自永嘉以來三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六君。目覩其事。國亡之後。史書皆非實錄。天后時有獻三足烏者。左右或言一足僞。后笑曰。但史册書。安用察其僞乎。周公瑾云。定哀多微詞。有所避也。牛李有異議。有所黨也。國史凡幾脩。則是非凡幾易矣。元劉靜脩詩云。紀載從來已失眞。紛紛輕

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故史不可輕讀。古人亦不可輕論。馮瀛王云。吾三入相。每不如前。以擢任親故知之。初入能用至丞郎。再入能用至遺補。三入不過州縣。是宰輔之權日輕也。桑維翰常謂交親曰。凡居宰相職位。有似着新鞋襪。外望雖好。其中甚不快活。大抵宰相權重。固非好消息。若權輕則叔向所謂國將亡必多制。可不畏與。

高宗曰。臺諫論事。雖許風聞。要須審實。如排擊人才。豈無好惡。若果務大體。不指摘纖瑕細務。強置人于過。豈惟陰德不淺。亦可以銷刻薄之風。成忠厚之俗。趙鼎曰。聖訓廣大如此。言事官宜奉以周旋也。王縉時爲監察御史。擢□御史遷左司諫。時在言路。知無不言。每謂人才實難。多事之際。宜爲朝廷愛惜。以故不專彈擊。而惟論安危利害大計。與所以啓沃君心者。高宗嘗稱其中正不阿。得諫臣體。他日言事者有不稱。帝曰。王縉論事可思。慶曆中。余靖、歐陽脩、蔡襄、王素在臺中。力引石介爲諫官。執政亦欲從其請。時文正爲參政。語同列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若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主。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不爲矣。人皆服其言。夫憂盛危明。辟邪鎮惡。此皆臣子一念忠義所發。誠不可已。然或過于痛哭流涕。而其事未必至此。過于嬉笑怒罵。而其人未必至此。故其勢人主必以言爲輕。而其漸人臣亦必以言爲諱。他日雖有積薪之隱禍。滔天之巨奸。無復開口着手處矣。

謝上蔡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眞能言之鸚鵡也。朱晦翁曰。今時秀才。直會說廉說義。

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卽能言鸚鵡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爲鳳凰鸞鶱。唯恐其不在靈囿間。不亦異乎。雖然。鸚鵡可也。讒言煩興。交亂四國。嘵嘵爲百舌鳥。則不可也。

司馬光入相時。差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顧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之有。張浚始與趙鼎相得甚。浚先達力引鼎。嘗論人才。浚劇談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爲然。及引檜共政。方知其闇。浚之被論也。鼎約同列救解。檜見帝獨無一語。浚遂謫遠州。檜在樞府。惟聽鼎。鼎反深信之。卒爲所傾。鼎與浚晚遇于閩。言及此。始知皆爲檜所賣。客有讀此者曰。小人難知如此。余笑曰。小人何嘗難知。只緣君子未到難悅地位耳。

元朔中。徐偃爲齊相。至齊。偏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吾始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我之門。義熙中。何叔度子尙之爲吏部郎。告定省。傾朝送之。叔度謂曰。聞汝來送別。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非送何彥德也。勢在則羣蟻聚羶。勢去則飽鷹颺漢。悠悠濁世。今古皆然。何足怪者。有識之士。不必露徐偃之剛腸。但請拭何叔度之冷眼。

秦檜嘗語王葆曰。檜欲告老。如何。葆曰。此事不當問葆。檜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氣。故問爾。葆曰。果欲告老。不問親讐。擇可任國家之事者使居相位。誠天下生民之福。檜默然。正德初。關中盛傳朝議欲起

三原王端毅公秦左史汝南強景明晟上詩曰八十耆年一品官歸來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內歸心在可奈君前下拜難鷗鷺恐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事業三槐傳留取完名久遠看王公得詩大悅夫大臣去就出處上係社稷安危下係士林瞻表故薦得數輩賢才乃可弛乾坤之負擔養得百年名節方能傲風月之全身

李沆爲丞相秉政日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曰俟歸詳覽生訕怒隨馬後肆言曰居大位而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以謝人言久妨賢路寧無愧乎公于馬上躡蹈再三曰某屢求退奈上未允不敢去耳終無忤意富弼字彥國少有罵者如不聞人曰罵汝彥國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姓名而罵豈罵他人彥國曰天下無同姓名者乎告者大慙及爲相嘗語子孫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睦族處事尤爲先務若清儉之外更加一忍則何事不便夫朝廷用人專論才德而獨于輔臣又責以相度二字蓋相地道也婦道也地欲耐物婦欲耐家不然佛氏所謂蝦蟇禪一跳即倒耳

蕭穎士恃才傲物嘗攜壺逐勝憩于逆旅風雨暴至有紫衣翁領二童子避雨于此穎士頗侮之雨止老人上馬呵殿而去穎士始知爲吏部侍郎王丘也明日造門謝罪引至廡下坐而責之復曰子負名傲忽其止于一第乎果終于揚州工曹此前輩不可輕也張嘉正始爲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君座耳後年爲中書令此後輩不可輕也呂文穆公未第時薄遊一縣胡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曰呂君工于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云挑盡

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爾。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語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首選。兩人相見俱甚赧。此同輩不可輕也。葉石林出蔡元長門下。所著尙有避暑錄。中間紀蔡元長事。多稱爲魯公而不名。此雖近於私。然亦見古人用心忠厚。有始終處。今之失足權門。自甘廝養者。一遇其敗。輒反戈攻之。冀文其醜。其又石林之罪人哉。然葉公文人也。猶不足異。獨陸放翁所載包明事。則又士大夫所不如者。包明者。不知其鄉里。少爲兵。事湯岐公。自樞密至左相。明常在府。紹興末。岐公以御史論罷。故例。一府之人皆罷。遇拜執政。則往事焉。久之。御史中丞汪公澈拜參知政事。一府皆往。汪公蓋前日劾岐公者也。於是明獨不肯往。曰是常論擊吾公者。持何面目事之。雖妻子饑寒不之顧。未幾以病死。方岐公貴時。所薦士大夫多矣。至其失勢。不反噬以媚權門者幾人。且岐公平日待明非有異於衆人也。汪公之拜。一府俱往。非獨明也。明而往事汪公。非有負也。泥塗賤隸。又非清議所及。而其自信毅然不移如此。蓋有古烈士之風矣。書其始末。使讀者有感焉。

讀書鏡卷之三

宋王素爲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爲朝廷愛惜程明道爲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我朝陳尚書壽性孤特不矯訐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隱然嘗曰吾父戒弗作刑官刑官枉人言官枉人尤甚顧可輕耶故公雖敢言而不搜士大夫之短長以沽直名余讀子瞻爲司馬溫公神道碑言上卽位之三年人人自重恥言人過夫公當熙寧搆黨之時也而人猶若此今聚訟紛然釀成一片罵世界可懼哉然則彈劾可已乎羅豫章曰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

蘇易簡特受宋太宗顧遇性特躁進罷參政知鄧州年纔逾壯有不勝閒冷嘆贈老僧詩曰憔悴二郎三十六與師氣味不爭多又移書親舊曰退位菩薩難做竟不登彊仕而卒世言躁進有夏侯嘉正爲館職乎生好燒銀常曰吾得水銀銀一錢知制誥一日無恨矣俱不諧而卒錢僖公惟演自樞密使爲使相嘆曰使我于黃紙盡處押一箇字足矣寇準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尚以其少準遽服地黃兼餌朮菔以歹之未幾皓白宋李宗諤云先公少多病灸灼殆無完膚故從伯趙相國謂曰太凡壯年宦仕忌于太速肌體患在太豐觀子氣實神深雖體中多疾無足慮也范鎭東齊記事云嘉陵江上見二鶻未成躍出巢穴往往墮崖下死其天性俊勇是躁進之類也吁可畏哉

明道先生嘗至禪寺。僧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嘆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尹和靖在平江累年。凡百嚴整有常。遇飲酒聽樂。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平江有僧見之曰。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爲如何。恐亦只如此也。夫儒者威儀掃地。遂使明道先生亦贊嘆佛氏。賴有箇莊嚴尹和靖先生。始得向波羅門吐氣。乃知吾曹不必以言勝佛。要以躬行勝之耳。

孟郊落第詩云。題詩怨還怨。問易蒙還蒙。本望文字達。今因文字窮。至登科後詩則云。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議者以此詩驗郊非遠器。曹鄴及第詩云。故衣未及換。尚有去年淚。肩吾云。憶昔將貢年。把愁此江邊。二子所作。皆以今年之喜而思昔日之愁。猶未能忘情于得喪也。杜荀鶴老而未第詩云。知己雖然切。春官未必私。李方叔省試不得第。而東坡領貢舉。贈之云。平生謾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山谷和云。今年持橐佐春官。遂失此人難塞責。座主歸過于己門。生歸命于天。其賢矣乎。

陳繹晚爲敦朴之狀。時謂之熟熟顏回。熙寧中。台州推官孔文仲舉制科。庭試對策。言時事有可痛哭太息者。執政惡而黜之。繹時爲翰林學士。語于衆曰。文仲狂躁。乃杜園賈誼也。客有舉此以告余者。曰。今狂躁之士。進不得于朝。則退而禹行舜趨。以踽踽于鄉。是杜園賈誼又欲作熟熟顏回。何其不易簡也。余曰。此語不詳。就中亦大有天下第一等人。

曾子喪妻。終身不娶。其子元靖焉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

吉甫庸知其免于非乎。漢王吉之子駿喪妻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魏管寧妻喪。知故勸其再娶。寧曰。每省曾參王駿之言。意嘗嘉之。豈違其本心哉。予觀今之繼娶多慘酷孤遺。甚至亡人之家。亦不少矣。不讀陶學士載黑心符乎。其略云。講再醮備繼室。既無結髮之情。常有扶筐之志。安得福祥。免禍幸矣。閔家以蘆絮示薄。許氏以鐵杵表酷。歷歷可見。爲夫者耽少姿。入巧言。纏愛紐情。牢不可拔。妻計日行。夫勢日削。寒熱饑飽。出入起居。在彼不在我。有家國則妻擅其家國。有天下則妻指麾其天下。令一縣則小君映簾。守一州則夫人並坐。論道經邦。奮庸熙載。則于飛對內殿。連理入都堂。粉黛判賞罰。裙襦執生殺矣。甚者殺夫首子。禍綿刀鋸。寃著市朝。祭祀絕而門庭蕪。而怪且畏者曾無也。萊州右長史于義方黑心符略。黑心者。繼婦之名也。嘻危哉。

元兵入閩。執建寧朱浚欲降之。曰。豈有朱晦翁孫而失節者。遂自殺。朝奉郎張唐。南軒諸孫也。起兵復湘潭等縣。及敗被執。曰。若降何面見魏公地下。遂遇害。二公家數能熏習子孫如此。後世少年無識。輒以道學爲賣平天冠者。其誠未之思耳。

陳後山攜所作謁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因託後山爲之。後山窮日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略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南豐就坐。取筆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歎服。遂以爲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牛僧孺赴舉之秋。常投贄於劉補闕禹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歷二十餘處。劉轉汝州。牛

出鎮漢南。枉道汝州。駐旌信宿。酒酣賦詩。劉方悟往年改公文卷。僧孺詩曰。粉署爲郎四十春。今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昇沉事。且鬬尊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禹錫和云。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爲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笑語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公吟和詩。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宰相三朝後主印。可以陞降百司也。於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驅。劉乃戒其子咸久巫雍曰。吾成人之志。豈料爲非。汝輩進脩。守中爲上。夫文字之交。本是淨緣。而常結惡業。故虛心者。宜待之以曾南豐盛氣者。不宜待之以劉禹錫。

鐙孟熙云。至正兵燹後。吾家圖籍一空。予從祖兄炳文家。遺書尚有存者。其官板荀子七帙。余嘗就觀焉。累欲惠予。以其口許而非手授。終不忍取。後爲他人所匿。及觀張賓護却盧家郎竊賣其家藏王內史借船帖。黃太史不受宋元壽之子吉長所惠閻右相校書圖。仁者處心。古今一律。近世持玩好之物貶人者。貪忍之輩。一目而覬覦之心萌焉。力者挾以勢。巧者鉤以計。是誠何心哉。

宋哲宗朝。范純夫爲諫官。東鄰宦官陳衍園亭在焉。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爲純夫也。此其所以爲元祐也。王黼爲宰相。與宦者梁師成鄰居。密開後戶往來。徽宗幸黼第。徘徊觀覽。偶見之。大不樂。此其所謂王黼也。此其所以爲崇觀政宣也。

李衞公德裕。在珠崖。郡北有望闕亭。公題詩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

匝千遭繞郡城。南有小禪院。因步遊之。見老僧壁內挂十餘葫蘆。公指曰。中有藥物乎。僧曰。皆人骨灰耳。太尉當軸朝列。爲私憾出于此者。貧道憫之。爲收其骸焚之。貯其灰。俟其子孫來訪耳。公惕然返走。心痛而死。然公頗爲寒進開路。及南遷。或有詩云。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公太和七年。自西川迴入相。上問王涯今日除德裕。人情怕否。曰忠良甚喜。小人亦有怕者。此公只是恩仇分明。恩者不足令人德。而仇者適足令人畏。故王旦亦曰。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宜避。而寇準自以爲己任。此其短也。

龐士元性好人倫。勤于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或問之。士元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常少。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卽聲名不足企慕。不足企慕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時人服其言。富丞相一日于墳寺鬻度一僧。劉貢父放聞知。笑曰。彥國壞了幾箇人才。度得一人。問之曰。彥國每與人對語。往往獎予太過。其人恃此傲慢。反以致禍者。放目擊數人矣。豈非壞了乎。余以爲譽人者。不可不聞。龐士元此言。見譽于人者。不可不聞。劉貢父此言。

唐河東節度使王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鍔可兼宰相。李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仁宗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李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三代君臣面相可否。後世則遣黃門下密命而已。故旋乾揮日之手。全在中書。或曰。得無

過乎。余曰。此已輸格心大臣一着矣。雖然。以今日之時勢度之。卽藩沆在。要自難行。然正人立朝。常使人主勳必有所畏。此意自不可少。

昔人有欲之官而惡其地之瘴者。或釋之曰。瘴之爲害。不特地也。仕亦有瘴也。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攻金攻木。崇飾車服。此工疫之瘴。盛揀妾姬。以娛聲色。此帷簿之瘴也。一有于此。無問遠邇。民怨神怒。無疾者必有疾。而有疾者必死也。昔元城劉先生處瘴。而神觀愈強。是知地之瘴者未必能死人。而能死人者常在乎仕瘴也。慮彼而不慮此。不亦左乎。此可爲授官憚遠避難者之戒。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當知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曾曰。始得詞頭。深欲激納。又思之。覺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所益。已遂黽勉爲之。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他日當自知也。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公當國。宋子京爲翰苑。憐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地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啓晏。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翼日罷相。宋當草制。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植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餘醒猶在。觀者亦駭歎。蓋此事由來久矣。何足較耶。許亦赧然而去。林希子中。在元祐作從官。與東坡爲儕輩。在杭則爲交承。東坡入翰苑。林以啓賀曰。父子以文章名世。蓋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後東坡謫惠州。林草制。詞極其詆訾。云軾罪惡甚衆。論法當死。先皇帝赦而不誅。于軾恩德厚矣。朕初卽位。政出權

臣引軾兄弟以爲己助自謂得計罔有悛心若讖朕之過失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誣詆聖考乖父子之親害君臣之義在于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以至交通閹寺矜詫倖恩市井不爲縉紳共恥尙屈貰典止從降黜今言者謂軾指斥宗廟罪大罰輕國有常刑朕非可赦宥爾萬死竄之遠方雖軾辨足以飾非言足以惑衆自絕君親又將奚愬保爾餘息毋重後悔可責授寧遠軍度副使惠州安置林草制時投筆曰壞了一生名節夫一人之身而乍賢乍佞乍炎乍涼人情閃倏一至于此不聞歐陽子之待陳恭公乎陳恭公素不喜歐陽其知陳州時公自潁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爲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罷使相換觀文公當草制陳自謂必不得其美辭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變陳大驚喜曰使與吾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手錄一本寄其門下客李中郎曰吾恨不早識此人吁三子聞歐陽之風可以愧死矣

讀書鏡卷之四

司馬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內翰賈公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公獨以生事有無爲問。賈退謂祁公門下士曰。黯以鄙文冠天下而謝于公。公不問。而獨問生事。豈以黯爲不足魁乎。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爲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今賈居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爲顯官。則又不問可知。衍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皆爲廩祿所拘管耳。賈爲之嘆服。唐王起歷省寺。三任節鎭。而昧于理家。俸入盡爲僕妾所有。耆年寒餒。至於伶人分月俸以自給。議者曰。祿仕之士。不能撙節。稍豐則飫及狗彘。稍歉則困彼妻孥。晚節苟得。盡弃其平生者多矣。以王相國德望名品而有此累。人可不思儉以足用乎。嗚呼。若認作求田問舍。則前語醍醐番成毒藥。

王荊公亦有痛快處。公當國時。郭祥正知邵州武岡縣。附遞奏書。乞以天下之計。專聽王安石區畫。凡議論有異者。雖大吏亦當屏黜。表詞亦甚暢辨。上覽而異之。一日問荊公曰。卿識郭祥正否。其才似可用。荊公曰。臣頃在江東。嘗識其爲人。才近縱橫。言近押闔。而薄於行。不知引薦者何人。而聖聰聞知也。上出其章以示公。公恥爲所薦。因極口陳其不可用而止。祥正遂以本官中丞致仕。李師中平日講論多與荊公違戾。及公權盛。李欲合之。乃于舒州作侍嶽亭。蓋以公嘗倅舒而始封又在舒也。吳孝宗對策。

方詆熙寧法。既而復爲巷議十篇。其開卷皆議新法之善。寫以投公。公薄其翻復。尤不禮之。此數君者。所爲枉了做小人也。

宋謝泌諫議。居官不妄薦士。或薦一人。則焚香捧表望再拜而遣之。其所薦雖少。而無不顯者。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余嘗謂人臣薦士與薦醫同。然醫誤特殺一人。官誤幾殺萬姓。今薦者不復愼。誤者不復悔。至于悔而復薦。益又罕矣。此非特爲國家舉劾無連坐法。亦由爲國之念不及古人也。

有士人贋作韓魏公書謁蔡君謨。蔡心疑之。然士頗豪。與三千緡。因回書遣四兵送之。併致果物于魏公。士至京謁公。以其故請罪。公徐曰。君謨手段小。恐未足以了公事。因作書令見夏太尉。子弟有不然者。公曰。士能爲我書。又能動君謨。其才器亦不凡矣。至關中。夏竟官之。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游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公又贈一千。因問何爲汲汲道路。孫戚然曰。老母無養。公見孫詞氣甚非乞客。因爲補學職。授以春秋。月得三千供養。孫篤學。公甚愛之。明年領解去。後十年。聞太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即昔日索游孫秀才也。公嘆曰。貧累大矣。倘因循索米至老。雖人才如明復者。將猶汨沒而不見也。語云。緩急人之所時有也。今富貴人不知貧賤痛癢。亦是一過。況貧賤中往往有豪傑。須是大着眼。寬拄腹可也。

趙子昂老態詩云。老態年來日日添。黑花飛眼雪生髯。扶衰每藉過頭杖。食肉先尋剔齒籤。右臂拘攣巾

不裹中腸慘慽淚常淹移床獨就南窗坐畏冷思親愛日簷籥冠徐延之云非身處老境眞知灼見者不能諳此悲夫洪浩熙寧中游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浩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浩得詩卽歸養錢塘吳愷洪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劍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鴈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敬夫卒而愷始以丁憂還家嗟乎世之宦游者多矣喻命千里親老不獲從甚則倚廬陟屺目窮心折終不敢少露於賓客笑語及郵筒筆楮之間而子或浮沉宦轍垂五載十載出而裾絕入而室虛者豈少哉則前詩可念也

宋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爲泰州居常怏怏不事事韓魏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我朝劉忠宣公大夏張簡肅公敷華二公皆天順甲申進士選庶吉士李文達公彭文憲公時在內閣欲留二公官翰林二公力辭不就後二公皆以政事遂爲名臣夫錢明逸以翰林爲重故見得民事輕劉忠宣張簡肅以民事爲重故見得翰林輕今新郎君胸中若使具此公案則未入館選者請托之心自消而已出祕書者怨尤之念自泯

吐谷渾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利延不能折阿柴喻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所難摧戮力同心社稷可固言畢而卒袁

紹遣人招張繡。繡欲許之。賈翊于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士乎。紹二子譚尙俱未立。紹卒。二子治兵相攻。王脩謂譚曰。兄弟者手足也。辟人將鬬而斷其右臂。曰我必勝可乎。二子不從。卒爲操所滅。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古人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遇合。朋友會萃。久速固難必也。父生子。妻配夫。其蚤者皆以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二年。四三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駢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至七八十年之久。恩意浹洽。猜忌不生。其樂寧有涯哉。乃有不相往來。不通耗問。遇于途則恥下車。閱于墻則思角訟。結異姓爲兄弟。迎讒夫爲上賓。家衆操戈。野鬼瞰室。此非佛經所謂第一顚倒相者乎。

桓玄嘗詣王忱。通人未出。乘輿直進。忱對玄便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時苗字德胄。爲壽春令。蔣濟爲治中。苗初至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恨。刻木爲人。書曰。酒徒蔣濟。置之墻下。旦夕射之。于嶠往見趙鳳。鳳辭以沐髮。嶠詬直吏。又溺于從者直廬而去。吁何其甚也。昔胡存齋參政。折節下士。南北士大夫皆願見之。公每患閽人不爲通。是日不出。卽懸一牌于門曰。胡存齋在家。然則三君子之詬詈。公其見夫。

唐肅宗爲太子。上使割羊膔。以饌餔刃徐嗽之。上喜曰。福祿當如是惜。此李德裕載天寶十七事中語。乃李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玉寶具。雄黃硃砂煎汁。過三沸卽棄其滓。公之侈汰如此。何也。崖

州之行。豈可專咎牛奇章來。

趙韓王宅園。謀盡侔于禁省。韓王以太師歸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地亦以扃鑰爲常。歲時惟斷養擁眷負鍤者於其間而已。宋丞相陳秀公治第于潤州。極爲閎壯。池館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惟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修不得。賣不得。善平黃山谷之言曰。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乃抱被出宿于城南。余所僦舍。雖上兩旁風。無有蓋障。市聲喧雜。人不堪其憂。余以謂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何不堪其憂耶。

人主宮闈之中。少有偏暱。臣子不可妄有攀援。亦不可過爲排擊。如漢高文時。常欲易太子。張子房惟安太子則已耳。不能使帝之必去戚夫人也。袁盎惟止愼夫人不與后並坐則已耳。不能使帝之必去愼夫人也。蓋內闈燕私。人臣之分。自有不敢與者。若使果能使二帝去二夫人。亦豈人臣之福乎。孔子不止魯之女樂。管仲不去齊桓之六嬖四姬。古之聖賢。皆有深見。而少年喜事者。形之章奏。刻之書帙。至遍于菽粟市肆之間。此在布衣交友不能堪。而天子能容之乎。不曰立黨。則曰離間。不曰樹功。則曰挾制。吾懼國本因之而動搖也。

韓退之與鳳翔邢尙書書云。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杜祁公衍。性好施。張璪曰。公之好施。人所能

及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吁。今之施者。半及于沙門弟子止矣。余以爲此不惟施之三寶。而當並施之三教。不惟施之三教。而當首施之三族。

昔諸葛孔明爲相。惟城都八百桑。唐元載爲相。及其敗也。籍其家。胡椒八百斛。嗚呼。夫人以百年之身。天假以年。不過八十九十。姑以八十爲率。計其得志。不過三四十年而已。豈有三四十年之間。能食胡椒八百斛之理。亦愚矣哉。自古居相位者。何嘗死於饑寒。而常死于財貨。可笑也。

張子房欲辭封爵。第曰。昔與陛下遇于留。封臣留侯足矣。薛包與子弟分產。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頹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夫謝賞則辭尊居卑。遜產則舍肥就瘠。猶且委曲其詞。名迹俱掩。不惟使讓者無名。且使受者無愧。古人至德如此。

樊伷叛吳。吳主召問潘濬。濬請五千兵往。足可擒伷。吳主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一節之驗也。權遣濬往。果斬之。宋時御史有闇吏。隸臺中事二十餘中丞矣。善評官之優劣。每聲諾時。視中丞賢則橫其挺。中丞不賢則直其挺。此語傳於縉紳。范諷爲中丞。閣吏適報事。范視之。其挺直矣。立召問曰。爾挺忽直。豈覩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日見中丞召客。親論庖人以造食。中丞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叮嚀教誡者又數四。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而覩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繁。若使中丞宰天下之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

欲如此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挺之直也。范大笑慙謝。夫小事得。大事尚會錯。閒時得。忙時尚會錯。今饌客設食且如此。況其他乎。故于潘濬之笑樊伷。可以知將。于闇隸之笑范諷。可以知相。

蔡襄自給事中三司使。除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知杭州。初英宗入爲皇子。中外相慶。知大計已定矣。既而稍稍傳言有異議者。指蔡襄一人。及卽位。始親政。每語及三司事。便有忿然不樂之意。蔡公終以此疑懼。請出。既有除命。韓琦因爲上言。蔡襄事出流言。難以必信。前世人主以疑似之嫌。害及忠良。可以爲鑒。歐陽脩亦啓曰。或聞蔡襄文字。尙在禁中。陛下曾觀之否。上曰。文字卽不曾見。無則不可知。其必無脩奏曰。若無文字。則事未可知。就使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辯眞僞。往時夏竦欲陷富弼。乃先令婢子學石介書字。歲餘學成。乃僞作介與弼書。謀廢立事。書未及上。爲言者廉知而發之。賴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至如臣丁母憂。服闋初還朝。有嫉忌臣者。乃爲撰臣一劄子。言乞沙汰內官。欲以激怒羣閹。是時家家有本。中外喧傳。亦賴仁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辯眞僞。何況止是傳聞。疑似之言。何可爲信。上曰。官家若信傳聞。蔡襄豈有此命。眞廟時。有卜者上封事。言干宮禁。上怒。令捕之。繫獄。坐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牘。上曰。此人狂妄。果臣僚與之過從。盡可付御史獄案劾。王旦得之以歸。明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之算命選日草本。卽無言及朝廷事。臣託往來。亦曾令推步星辰。其狀尙存。因出以奏曰。果行乞以臣此狀同問。上曰。卿意如何。旦曰。臣不欲因此

卜祝賤流累及朝廷上乃解公至政府卽時焚却繼有大臣力言乞行欲因而擠之上令中使再取其狀旦曰得旨已盡焚之事乃寢余嘗謂古今文字之禍其端有三或君子以此攻擊小人而爲背城一戰之舉或小人以此排陷君子而爲打盡一網之謀或有山人游客攪亂於小人君子之間而爲快心報復之計國家若遇此事執政從中調停而諫臣不得從旁過爲窮究則庶乎羣渙而黨解矣且一切私揭寃單歌謠謗帖皆不必論其眞僞是非但俱付之祝融一炬豈不爲天地間潔淨了無數齷齪公案

讀書鏡卷之五

仁宗朝諫官累言陳執中不學無術非宰相器陛下眷意不替者得非執中嘗于先朝乞立陛下爲太子耶先帝二子而周王已薨立嗣非陛下而誰上曰非爲是但執中不欺朕耳嘉祐中文潞公富鄭公爲相劉公沆王公堯臣爲參政議立皇嗣事祕不傳永豐中三公已薨獨潞公留守西京召赴闕恩禮隆厚及還上作詩送行有報在不言功之句乃知丙吉而後如潞公者非特謹厚得體可格九重亦恐讒間小人如陰螫執中者借以爲口實耳

杜舍人弱冠成名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常與同輩城南遊覽至一寺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玄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又問脩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嘆訝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鄭禮臣初入內庭矜誇不已同席諸人皆不能對甚減懽笑有妓下簾指禮臣曰學士言語毋乃得色然學士一時清貴亦在人耳至如李隙劉承雍亦常爲之又豈能增其聲價耶諸人躍起喜不自勝禮臣因引滿自飲更不復言韓退之三子綰袞皆擢第袞爲狀元退之名若山斗而不聞世有狀元袞者史亦缺之以此知科名難恃也而況不足以驚黃面頭陀紅顏女子乎

紹興二年虔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無遺獨留東坡白鶴故居幷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

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毀城堞。且縱火至吳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塔見之。問左右曰。是非蘇內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吳氏歲寒堂民屋附近者。賴以不毀。甚衆。王榮老嘗官于觀州。龍官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舟中必有奇異。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有。止有黃塵尾以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石硯獻之。風愈作。又以宣包虎帳獻之。皆不驗。夜臥念日有魯直草書扇頭子。題韋應物詩曰。爲憐幽草澗邊行。上有黃鸝遠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公取視。恍惚之勢。曰。我猶不識。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餉而濟。夫文人翰墨。卽盜賊鬼神且不能忘情如此。後世嫉賢如讐。諱文若崇。豈別具一肺腸耶。

邵伯温少時讀文中子。至使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因著論。以謂武侯霸者之佐。恐於禮樂未能興也。康節先生見之。怒曰。汝如武侯。猶不可妄論。況萬萬相遠乎。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興禮樂也。伯温自此於先達不敢妄論。劉壯輿嘗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訛誤爲糾繆。以示東坡。東坡曰。往歲歐陽公著此書初成。王荆公謂余曰。歐陽公脩五代史而不脩三國志。非也。子盍爲之。余固辭不敢當。夫爲史者。網羅數十百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小得失。余所以不敢當荆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後耳。余聞之師云。未讀盡天下書。不可輕議古人。然余謂眞能讀盡天下書者。益知古人不可輕議。後生曉曉。只爲不遇蘇邵兩先生。矐錘然究竟坐胸中書少耳。

白樂天一帖云。廬山自陶謝泊十八賢已還。儒風緜緜。相續不絕。貞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爲文

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于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卽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爲人秉筆慕揚雄司馬遷爲文故著翼孟三卷豢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予佐潯陽三年軻每著文輒來示予知軻志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楊而攀陶謝軻一旦盡賫所著書及所爲文訪予告行欲舉進士予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於臺省故人因援紙引筆寫胷中事授軻且曰子到長安持此札爲予謁集賢庾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外監察牛二侍御祕省蕭正字藍田楊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嘗信其言苟于今不我欺則子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形體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去矣特此代書三月三日樂天白蔣侍郎家有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其略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攜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謹封拜呈蘇子瞻曰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世言文公爲魏公客公經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特見文公好賢樂士之意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補于公者亦多矣吁王公不下士久矣有耳不聞有睛不轉有口不噓有手不援此詎可令香山眉山兩長者見也

中黃先生云明不觸物此言極有味若洞然燭他人之惡不隨他轉而已此外不宜發明太盡惡訐爲直是也但當生大慈憐憫心方便譬喻引之歸于正道不可則止毋自辱焉若忿嫉于頑極口攻之則是與之脩怨何取其爲明哉玉眞先生云大凡人自己本來福積不厚肆口又無忌憚愈見薄福要見薄

禍證驗若平生數奇多忤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也故譖人翩翩齒夫喋喋非有冥禍則有奇窮而呂公著約識精言孫莘議論有根底韓琦明足以照人之奸未嘗形諸詞色眞大人相也

吳文肅公子璟素以堅挺有氣節韓魏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爲賢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杜正獻公有門生爲縣令者公戒之曰子之材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耳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爲帝王所知次爲朝野所信故得以伸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長吏之賢者固不易得若不見知子烏得以伸其志徒取禍耳予非欲子毀方瓦合蓋欲求和於中也余謂子弟曰此言味做涉世語便是老鄉愿味做用世語便是古大臣

胡忠簡貶謫李彌遠贈以十事其最警策者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宜更進步又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又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夫萬里投荒孤身禦瘴人生至此那復可堪今聖朝寬大被謫命則討差而歸聞除書則投袂而出此亦士大夫不幸中之幸也然古人則反有以此鍛鍊一生者黃魯直荅劉文學詩云人鮮甕中危萬死鬼門關外更千岑問君底事向前去要試平生鐵石心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媚麗家世住京師定國南遷歸坡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夫山谷天生鐵漢若柔奴兒女子乃

能如是。使竊人遷客聞其言。眞可謂炎海變清涼也。

白居易云。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以向者竊時之名已多。又欲竊時之富貴。爲造物者肯兼與之乎。陳搏嘗戒种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名動天闕。名者古今美器。造物所惜。名之將成。有物敗之。放晚節果以侈飾。遂喪令聞。甚矣名之可畏也。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訾咎深。甚且無疾而早衰。非罪而得謗。角摧齒缺。骨竭髓銷。熟非名爲的而招之射哉。故噉名不如逃名。逃名不如無名。

漢馬武爲蘇茂周建所敗。葬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馬將軍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勢輕進。馬將軍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乘其敝。乃可克也。已而果然。鞠詠受知于王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知仁和縣。公屬吏也。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獎進。今復爲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荅。及至任。略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修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爲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荅曰。鞠詠之才。不患不奮。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嗟乎。此二事爲人最徹。知己最深。悠悠道路。其誰解者。

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云。吾百年之後。爲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後經世變。餘胤竟不能守。花卉蕪絕。怪石名品。俱爲洛城有力取去。記所云者。祇足貽達人笑。范文正公在杭州時。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吾屋也。

吾今年逾六十。來日無幾。乃謀治第樹圃。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居固易得。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有諸己而後爲樂耶。張叔夏過錢塘西湖慶樂園。賦高陽臺詞。序云。慶樂園韓平原之南園也。戊寅歲過之。但有碑石在荊棘中耳。詞云。古木迷鴉。虛堂起燕。歡遊轉眼驚心。南圃東窗。酸風掃盡芳塵。鬢貂飛入平原草。最可憐渾是秋陰。夜沉沉。不信歸魂。不到花深。吹簫踏葉幽尋去。任船依斷石。袖裹寒雲。老桂懸香。珊瑚碎擊無聲。故園已是愁如許。撫殘碑。又却傷今。更關情。秋水人家。斜照西林噎。讀叔夏詞。要知有園者。仍未嘗有園。讀文正語。要知無園者。仍未嘗無園。如李衞公平泉癡淚。正不必如霍矣。故王珣舍虎丘爲院。王維舍輞川爲寺。眞可謂具身後眼者。

胡端敏云。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戲也。余檢點多戲之病。又往往從多言中來。此不惟不見諒于君子。而甚且有重得罪于小人者。劉玫劉恕同在館中。劉玫一日問恕曰。前日聞君猛雨中往州西何耶。恕曰。我訪丁君閒冷。無人過。從我冒雨往見也。玫曰。丁方判刑部。子得非有所請求耶。恕勃然大怒。至于詬罵。玫曰。我偶與子戲耳。何忿之深也。然終不解。同列亦惘然莫測。異時方知是日恕實有請求于丁。玫初不知。誤中其諱耳。元祐中。黃魯直先生與趙挺之俱在館閣。先生意常輕之。趙嘗曰。鄉中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先生曰。想俱是蘿蔔與瓜薑爾。趙銜之切骨。其後擠排不遺餘力。卒致宜州之貶。夫士大夫在廟堂之上。言模行楷。豈宜以媟語抵罅人如劉玫黃魯直可

鑒也。衞武公之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余謂卽善謔二字。亦可抹殺去。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范祖禹必戒之。東坡每與人戲。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然則未能抹去戲謔者。得一二畏友束之足矣。

唐穆宗時。崔發毆曳中人。因繫獄。不以郊赦原。臺諫李勃張仲方倫申救。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曰。崔發毆曳中人。誠大不恭。然其母年八十。因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所宜矜上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冤。未嘗言不恭。亦不言其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卽釋其罪。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救之。令其子恕至登聞鼓院投進。恕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吐舌色動。人詢其故。不荅。其後子由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之子由曰。獨不見鄭昌之救蓋寬饒乎。其疏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正是激宣帝之怒爾。寬饒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乃再訐之。是益怒也。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安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獨不激人主怒乎。劉器之嘗云。是時救東坡者。宜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方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爲例。神宗好名畏義。疑可止之。余曰。此謂止罵所以助罵。助罵所以止罵。凡家庭鄉黨皆然。不獨諫法也。

宣子趙盾舉韓厥。其僕乘車于行。厥執而戮之。宣子謂諸大夫曰。二三子賀我矣。吾舉厥也忠。吾乃今知免于罪矣。晉崔洪爲左丞。薦郤詵以自代。後詵劾奏洪曰。惟官自視。各明至公。洪聞其言而重之。嗚呼。此宣子崔洪之所以曠絕一世也。雖然。門生之于舉主。大過則絕之。小過則掩之可也。挽逢蒙之弓。射

含沙之矢。安乎不安乎。東漢鄭弘字巨君。爲太尉時。舉主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帝問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爲故事。蕭遘與王鐸並居相位。帝嘗召宰相。鐸年高。升階足跌。踣勾陳中。遘旁掖起。帝目之。喜曰。輔弼之臣和。予之幸也。謂遘曰。適見卿扶王鐸。予喜卿善事長矣。遘對曰。臣扶王鐸。不獨事長。臣應舉時。鐸爲主司。臣亦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相。於卿無負矣。遘謝而退。夫古人之待舉主如此。柳子厚云。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白樂天云。商山老皓雖休去。終是留侯門下人。世道之薄久矣。士大夫當日誦此言。

劉器之謫潞州時。小人有爲部使者。郡中事無巨細。皆詳考。竟不得其纖毫。至過往驛券。亦無法外者。部使者亦嘆服之。東坡告王定國。薄俗好檢點人小疵。不可不留意。東坡曾傷于虎。老更事變。遂能爲人言之。從來士夫以小疵累大德者多矣。若使日慎一日。豈怕有人來點檢耶。

唐德宗時。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賊敗。而帝心始疑。不復倚仗文臣。周世宗違衆破北漢。自是政無大小。皆親決。夫用人聽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惟此二着。不信人。則顛倒在手。而忠佞不分。不信言。則裁奪任心。而利害莫決。此天下之大害也。然此當責之君乎。臣乎。品格不重。朝廷安得而不輕。議論不確。聖明安得而不厭。

讀書鏡卷之六

朝廷之辱莫大于大臣交詬而其故有三一則爲名位不相下而起者劉文靜自以才略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酒酣怨望拔刀擊柱曰會當斬裴首是也一則爲議論不相入而起者鄭略盧攜同在中書因議政喧競撲碎硯王繹嘆曰不意中書有瓦解之事是也一則爲奸人挑之以速其鬬而起者唐李紳爲御史中丞宰相李逢吉忌其剛而韓愈勁直乃以愈爲京兆尹兼大夫免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相下詆訐紛然于是兩罷之是也獨韓魏公與范希文韓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下殿不失和氣當時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于車可行而已豈爲己哉

王旦從東封車駕回過陝魏野寄以詩云聖朝宰相十年出公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旦袖此詩求退就得謝寇準自永興被召野亦以詩送之云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公得詩不悅後二年貶通州每題前詩于窗朝夕吟哦之說者謂寇萊公之南遷不如王文正之早退然公題驛亭詩未必不晚悟于魏處士者其詩云沙堤築處迎丞相驛使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夫榮辱猶自小事若夫一朝綰印千里輿棺此又更輸牖下老人一着也

東谷云造化之于人不靳于功名富貴而獨靳于閑天地之間幾發輪轉無一息停焉天地且不得閑而閑豈人之所易哉高爵厚祿清資顯秩不知其機其間樂恬退者甚鮮日惟買田營第不獲一見而先

身殞者有矣。又有築舍返耕。高潔自許。一入私室。作搖尾乞憐之言。于干時求進之牘。囊篋鎖鑰。惴惴于手。收支簿書。介介于懷。一日十二時。無一隙得暇。所謂好山好水。清風明月。何嘗見此風景。何嘗識此旨趣。勞勞擾擾。死而後已。若夫富家翁。守錢虜。又不足道也。中峯禪師云。入世間則忠于君。孝于親。以盡其義。不可不忙。出世間則親師擇友。朝參暮扣。以盡其道。又不可不忙。惟孜孜以安閑不擾爲務。而不肯斯須就勞者。故聖人斥之爲無慚人。夫此二語。皆非定論。但當極忙時。宜省東谷之言。以滌俗情。當極閑時。又宜省中峯之言。以翦惰習。

大尉韋儁爲領軍于忠所害。歎曰。吾一生爲善。未蒙善報。常不爲惡。今爲惡終。又宋詹事劉湛以義康黨被收。謂弟素曰。相勸爲惡。惡不可爲。相勸爲善。正見今日。此卽范滂臨刑時語其子之言也。惟陸務觀云。爲善自是士人常事。今乃邀身後福報。若市道。吾實恥之。吁。二子聞此言可以瞑目矣。

王太尉問眉子云。汝叔澄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黃廷堅魯直作豔語。人爭傳之。秀鐵面呵之曰。翰墨之妙。甘施于此乎。魯直笑曰。又當置我于馬腹中耶。秀曰。汝以豔語動天下人婬心。不止馬腹。正恐生泥犂中耳。夫吾黨戒口頭妄語易。戒筆頭豔語難。直至兩處皆刊削得去。方是打成一片的三鍼人也。

宋萬歸宋。宋公靳之曰。始吾愛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愛子矣。萬病之。遂殺宋公。晉孝武帝耽於酒色。張貴人有寵。年及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吾已屬諸姊少矣。貴人潛怒。帝醉臥。貴人遂令其婢蒙之

以被暴崩。嗚呼。幸臣如萬。女寵如張。而其君以一言取殺身之禍。人情可恃乎哉。

申屠嘉以厥張武夫爲相。能辱鄧通。張禹以經學儒者爲帝師。而諂奉董賢。留夢炎以狀元宰相降元。丁好禮以小吏致公卿死節。人品無定分至此。而甚則有父子之間。迥然相絕者。唐來文濟父護兒。本隋驍將。而濟以學行稱。知政事。時虞世南子紹無才術。歷將作少匠。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耶。然如敬宗奸邪。而其孫許遠以忠節著。則忠邪又豈有種耶。顧子孫何如耳。

王右軍諫殷浩北伐書。事理通暢。深中當時之弊。勸其輯和朝廷。又見明識遠略。趙子昂論至元鈔法。與脫徹里論桑哥罪惡。亦深中事宜。宋杞嘗曰。世獨以善書稱之。何待義之之淺也。楊載稱子昂曰。知其書畫者。未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未知其經濟。然則執謂翰墨人了不曉事耶。

宋仁宗性寬容。言者務訐以爲名。或誣人陰私。范文忠公獨引大體。略細故。時陳執中爲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趙叔平與歐陽公同在館。趙重厚寡言。公意輕之。公知制誥日。韓范在中書。以趙爲不文。除天章閣待制。趙不以屑意。會公甥女淫亂事覺。語連公。時疾歸。韓范者皆欲文致公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羣臣無敢言。趙乃上言。修以文章爲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加汚衊。臣與修踪跡素疎。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傅獻簡公言。以帷箔之罪加于人。最爲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受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忍乎。

余嘗謂人有好談閨門者。吾曹當引而避之。況撫無影之事。形于奏牘之間。媟褻至尊。點辱士類。此小輩餂刃。祇自傷耳。一剡三洗耳。一日三易腸。惟恐不及。況可褰裳而蹈之哉。

歐陽文公玄歸于鄉。省墓。交謁公。應接紛紛。一日令勒馬入隘巷。問某人家。訪之乃治履者所居。左右驚問。公以其人亦嘗謁見。故荅其意耳。江西甘矮梅先生。通五經。四方從學者甚衆。一日其徒有行臺御史者。謁先生于家。先生款語久之。求退。先生曰。能少留蔬食否。及設饌。唯葱湯麥飯而已。先生曰。御史豈啖此者。第老夫易辦耳。口占一詩畀之云。葱湯麥飯丹田暖。麥飯葱湯也可憐。試向城樓高處望。人家幾處未炊烟。先生之意深矣。前輩重風誼而忘貴賤如此。吁今亡已夫。

牛僧孺與李德裕交惡。李氏客不敢言及牛丞相門戶。柳仲郢先爲牛公所辟。後李衞公奏爲京兆。仲郢謝曰。不期太尉恩奬及此。仰報盛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衞公深嘆其無苟同。楊綰以清儉在位。天下之士多以敝衣爲儉。以求合于綰。惟武元衡素好鮮美。不改所爲。綰甚重之。夫大丈夫不將不迎。不詭不隨。每事自斷于心。足矣。若依阿附會。以取憐于世者。非婦人則佞客也。徐節孝嘗問崔子方何如人。江端禮曰。與人不苟合。議論亦如此。節孝曰。不必論其他。只不苟合三字。可知其所守之正。

章子厚嘗延太學生在門下。適至書室。見其講易。略問其說。其人縱以性命荒忽之言爲對。子厚大怒曰。何敢對吾亂道。頓取杖命左右擒欲擊足。其人哀鳴乃得釋。魏昭者。陳國童子也。師事郭泰。泰命作粥。呵曰。高明爲長者作粥。使沙不可食。擲杯于地。昭復進之。泰復呵之。如是者三。泰喜曰。吾乃知子之心

矣。余觀佛氏所呵者。人我山。驕幔幢。故王生結韝。黃石進履。古之至人皆有深意。如郭林宗陶鑄少年正所謂以嗔作佛事。若章丞相。便是風墮羅剎鬼國耳。

蔡京專政日久。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爲仇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甫入。起握父手。爲切脈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卽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耶。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耳。越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長州之相城一丐兒。每詣沈孟淵所請丐。凡所得多不食。沈異之。令人瞷其所往。至野岸一舟。雖陋頗潔。有老嫗處其中。丐出物另陳母前。傾酒跪奉。伺母持盃方起。跳舞唱山歌嬉戲以娛母。常日如之。母死。丐不復見。夫攸亦人子也。丐亦人子也。與其爲攸也。父孰若爲丐也。母嗚呼。然則人子何常之有。

以功名爲心。貪軍旅之寄。此自將帥習氣。雖古來賢卿大夫有未能知止自斂者也。廉頗既老。飯斗米。肉十觔。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困郭開之口。終不得召。漢武帝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卒有東道失軍之罪。宣帝時先零羌反。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曰亡踰于老臣者。卽馳至金城。圖上方略。雖全師制勝。而禍及其子卬。光武時五溪蠻夷畔。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自請曰。臣尙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曰。矍鑠哉。是翁也。遂用爲將。果有壺頭之厄。李靖爲相。以足疾就第。會吐谷渾寇邊。卽往見房喬曰。吾雖老。尙可一行。既平其國。而有高甑生誣罔之事。幾乎不免。太宗將伐遼。召入謂曰。高麗未復。公亦有意乎。對曰。今疾雖衰。陛下

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郭子儀年八十餘猶爲關內副元帥朔方河中節度不求退身竟爲德宗册罷此諸公皆人傑也猶不免此況其下者乎

歐公與尹師魯蘇子美俱出杜祁公之門歐公雖貴猶不替門生之禮和祁公詩云公齋每偸暇師席屢攻堅善誨常無倦餘談亦可編又云昔日青衫遇知己今來白首再陞堂蓋未嘗一日忘祁公也張芸叟有荆公哀詞有慟哭一聲惟有涕故時賓客合何如又云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蓋當時已病人情之薄如此若今則弁髦蒙師變弓座主吾不知歐陽芸叟見之當何如嘆息也

詩文小技耳然深沉則力勁綜博則澤鮮由淺而達由達而老由老而化而絢爛生焉以此行世即百賞譽未必得我之骨髓百彈射未必損我之皮膚若素無包畜深往之致而揮毫對客行卷贄人且甚有哀剟以希遇者此欲迫得名耳而反爲有識拾作笑端不可不愼鄭光業兄弟每柄文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獻詞句有可嗤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用資諧戲每有宴集即命二僕舁苦海於前共閱一編靡不極歡而罷韓熙載性好謔浪有投贊大荒惡者熙載使妓灶艾熏之俟來即歸之出乃嗅之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聞者大笑如此事余嘗自愛亦往往以此愛人曰何不文明以止何不白賁無咎而少年輩鮮有省余語者苦海波爛艾丸熏燄何時是息

讀書鏡卷之七

唐太宗泛游春苑。愛奇鳥。閻內傳呼畫師。閻立本應旨畢。退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屬詞。今以丹青見知。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爾宜深戒。蔡允恭工詩。隋煬帝有所賦。必令吟諷。遣教宮人。恭甚恥之。韋誕奉帝命書匾。以籠盛之。轆轤而上。去地二十五丈。寫竟。鬚眉盡白。戒子孫勿學此法。因思古人不以書畫顯。一則懼伎藝見稱。一則懼同儕賈忌。一則懼中官權幸。以此漸遷。又甚則人奴賤隸。展轉暗托。溷落名號。遂爲終身白璧之瑕。故唐滉善丹青。以繪事非急務。自晦其能。而鮑昭多累句。王僧虔多拙筆。良有味也。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爲三十塊。掛屋樑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錢。亦自有足。至今不易也。有客自來陽來。言鄭亨仲日以數十金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金。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鹽鹽風味。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幕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喫菜。公爲小官。

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余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于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醇醴飽鮮。昏人神志。若疏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而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悶。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寶。

王文正公。凡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張忠定公有清鑒。善藏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騖名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韓魏公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也。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使愈爲之。未必有補于唐。而談者至今以爲謗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夫有文正忠定之用人。則眞才不爲虛名所奪。然以知名之故。而一切以奔競待之。所謂雖不能使之在人上。其能抑之在人下乎。惟試以政事而名實立見矣。此又待名士法也。

開元間。刺史楊濬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云。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于士人。上從之。唐明皇時。監察御史蔣挺坐法。敕令朝堂杖之。張守珪奏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即殺。當流則流。不可決杖。士可殺而不可辱也。我朝秦襄毅公紘。總督兩廣軍務。時因發總兵官安遠侯柳景贓。反爲所誣。朝廷命錦衣衞官校逮公至京訊之。官校至公治事自若。凡兵食軍務。檢處既畢。然後就道。軍容騶從。略不少損。官校以其大臣重望。不敢肆言。

及度嶺公乃謂官校曰吾今可以就逮矣遂白衣囚首堅請自縶曰頃者吾非故違朝廷旨不就囚服顧兩廣總制其責任甚重軍民之所承奉蠻夷之所具瞻一旦至此吾一身焉足惜苟囚首就縶正自恐損朝廷威故優游至此者存大體耳乃就縶而去正德間朝官有罪輒命錦衣衞官校擒拿霍文敏上疏曰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錦衣衞復兼刑獄橫撓之越介胃之職侵刀筆之權脫冠裳以就鎖梏屈禮貌以聽武夫朝列清班暮幽汚獄剛氣由此折盡矣或又暮脫汚獄朝立清班解下拘攣便披冠帶使武夫悍卒指之曰某也吾辱之矣某也吾得辱之矣小人遂無忌憚君子遂昧良心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思變故所以少節槩之士也余嘗謂國家忠厚立國久無此事如有之當如何已發在臺省力爭未發在閣臣密救至于平日調養聖心尤在士大夫奏疏間勿得輕易動稱某可拿某可斬耳

張浚自淮西歸與鼎同在相位以招採賢才爲急務從列要津多一時之望人號爲小元祐呂頤浩與檜同秉政檜知公不爲時論所與乃多引知名之士爲助欲頤浩奪其朝權上頗覺之乃下詔戒朋黨大丈夫要須于此處見得分明其人是浚是檜其意是推轂是牢籠不然藏舟于山夜半爲有力者負之而去安用名爲也

范文正公淮上遇風詩云一棹危于葉傍觀欲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又李文靖公乞去題六和塔云經從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去臥林丘余嘗聞前輩言世廟朝通州虜急怒大司馬丁公汝夔置之辟當時縉紳見而嘆曰仕途之險如此有何宦情其中一士夫笑

曰若使兵部尚書一日殺一個我只索拋卻若使一月殺一個還須做他吁若此人雖日以文正文靖之詩告之亦復何益富貴之能迷人如此

慈覺禪師云飲食於人日月長精麤隨分塞飢倉纔過三寸咸何物不用將心細較量若能如是思省自可省口腹矣務實野夫云皮包骨肉幷尿糞彊作嬌嬈誑惑人千古英雄皆坐此百年同作一坑塵若能如是思省自可省婬慾矣

皎然以詩名于唐有僧袖詩謁之皎然指其御溝詩云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艴然作色而去僧亦能詩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復來乃取筆作中字于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欲更爲中字如何皎然展手視之遂定交呂氏童蒙訓云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頻改工夫自出近世歐公作文先貼于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魯直長年多改定前作韓子蒼云今集本東坡蜜酒歌少兩句改數字蘇公下筆奇偉尚竄定如此張文潛云世以樂天詩爲得于容易而來嘗于洛中一士人家見白公詩草數紙點竄塗之及其成篇殆與初作不侔唐子西語錄云詩語最難事也吾于佗文不至蹇澁惟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明日取讀瑕疵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覆改正比之前時稍稍有加焉復數日取出讀之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李賀母責賀曰是兒必欲嘔出心乃已非過論也今之君子動輒千百言略不經意眞可愧哉

宋李昉爲相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温語待之子弟問故

答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美辭此取怨之道也秦檜千鬼萬怪如不樂這人貶竄將去却與他慇懃不絕一日忽招胡和仲飯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臺章已下又送白金爲贐如欲論其人章疏多是自爲以授言者做得甚好傅安道諸公往往認得曰此秦老筆也夫昉賢相也純是一團生意檜奸相也純是一團殺機檜固不足論已昉亦未免少涉機權何也王者不令人怒亦不令人喜

爲吏最忌作俑自古有以土物獻貢遂貽地方無窮之害者東京交趾七郡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奔騰有毒蟲猛獸之害臨武長唐羌上書言狀和帝詔太官省之我朝各鎮戍鎮內官競以所在土物進奉謂之孝順陝西有木實名榲桲肉色似桃而上下平正如柿其氣甚香其味酸澁以蜜制之歲進貢然終非佳味也太監王敏鎮守陝西時始奏罷之省費頗多常熟知縣郭南上虞人虞山出軟栗民有獻南者南亟命種者悉拔去云異日必有以此殃害常熟之民其爲民遠慮如此東坡荔枝歎注云大小龍茶始於丁晉公而成於蔡君謨歐陽永叔聞君謨進小龍團驚歎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乃知始作俑者不特興厲階且至壞人品故曰無爲禍先無爲禍始

范鎮勍王安石落職去蘇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開元末壽皇瑁以母寵欲立爲太子裴稹陳申生戾園禍以諫玄宗改容謝之詔授給事中稹曰陛下絕招諫之路爲

日滋久。今臣一言而荷殊寵。則言者將衆。何以錫之。帝善其讓。止不拜。夫古之諫官。退不求名。進不求榮如此。後世乃有一言而自謂九鼎。一日而屢望九遷者。吾不知其何心也。

曹州于令儀。市井人也。長厚。晚年家頗豐。一夕盜入。諸子擒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爲盜。因詰所欲。遂予十千。以資衣食。又恐爲邏者所獲。留至明使去。盜感愧。卒爲良民。孔寺丞牧以文行推。在汝州。僕有執盜竹木者。牧釋之。問所欲之數。俾如其意。盜愧謝。所居園圃近水。有夜涉水盜蔬果者。孔曰。晦夜涉水。或有陷溺。即爲製橋。盜慚不復渡。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枕邊有一劍。公問儀公何用。儀公云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擊賊。賊死于此。何以處之。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爲完人矣。古人靑簟之說不記乎。嘗聞前輩云。夜行切不可以刃物自隨。吾輩安能害人。徒起惡心耳。司馬君實新第。一日步行。見墻外暗埋竹簽。問之曰。此非人行之地。將防盜也。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且盜亦人也。命去之。君子以善服人。不如以善養人。養人至于盜賊。使之改過。眞是一具大洪爐也。

崔湜仁師之子。弟澄液。從兄洵並有文翰。列居淸要。每私晏。自比王謝。曰。吾門戶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湜時執政。年三十六。嘗暮出端門下天津馬上賦詩曰。春還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說見之。嘆曰。文與位可致。其年不可及也。然湜附韋后。作相。又附太平公主。門下客獻海鷗賦以諷。湜稱善而不自悛。帝誅蕭至忠。湜流嶺外。後知湜本謀賜死荊州。夫進取不已。卒罕令終。文章富貴門第少年。四者亦何足恃。

列子謂孔子廢心而用形。謂心不着於物而廢之矣。唯用形以應物而經又有天人禮枯骨者。偈云。汝是前生我。我今天眼開。寶衣隨念至。玉食自然來。謝汝昔勤苦。令吾今快哉。散花時再拜。人世莫驚猜。又有餓鬼鞭死屍者。偈云。因這臭皮囊。波波刼刼忙。只知貪快樂。不肯暫回光。白業錙銖少。黃泉歲月長。直須痛棒打。此恨猝難忘。此言化俗則可。以爲誠然則不可。何則。人神託於形骸之中。所以用形骸者。皆神也。譬如匠人用斧斤用之而善。則爲善器。用之不善。則爲惡器。故爲天人者。善用形骸者也。爲餓鬼者。不善用形骸者也。其得其失。皆在一心。及其受報。而禮之鞭之亦何益。若吾孔子之廢心而用形。又幷形骸俱化矣。

韓歆事光武。指天畫地。帝不能容。至于自殺。白樂天諫憲宗。嘗曰。陛下錯矣。帝大怒。貶之。陳執中罷相。薦吳育自代。召之赴闕。因侍晏。醉而坐睡。忽驚顧拊牀呼其從者。仁宗愕然。遂斥之勿用。曹利用在簾前。每以手指擊腰帶。太后不悅。後亦貶死。茲四臣者。皆一時名士也。言動之間。偶失檢點。遂致得罪君父。身名俱損。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終身誦之可也。

陳慶常居都下。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范忠文公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故人或爲具召。雖權貴不拒也。大抵處權貴之道。在朝則踪跡宜疎遠。所以避嫌。在鄉則交際宜往來。所以敦舊。

讀書鏡卷之八

宋蕭惠開嘗爲益州刺史。及明帝卽位。惠開因四方反叛。後雖歸順。負才不得志。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臆。雖百歲猶爲夭。未幾發病。嘔血吐物如肺肝而死。蕭楚方知溧陽縣時。張乖崖作牧。一日召食。見公几案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尙書。蕭改恨作幸字。公出視橐曰。誰改吾詩。左右以實對。蕭曰。與公全身。公功高位重。姦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獨恨太平何也。公曰。蕭楚一字師也。

唐人詩云。勸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崑山俞仲蔚詠劍云。天下常令萬事平。匣中不惜千年死。讀此詩。則負雄心猛氣者化爲冰霰矣。

元帝優游不斷。闇懦不武。恭顯擅權。許史恃勢。蕭太傅之死。劉向周堪之下獄。宗社幾危。主德日損。不可不諫也。薛廣德以御史大夫之貴。而不聞以死爭之。徒循默保位而已。至於從船從橋。相去幾何。乃欲自刎。以頸血濺帝。劉元城言哲宗皇帝嘗因春日經筵講罷。移坐小軒中賜茶。自起折一柳枝。程頤爲說書。遽起諫曰。方春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擲棄之。溫公聞之不樂。謂門人曰。遂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正爲此輩。夫薛大夫程伯子意非不善。而人主厭以爲瑣。懼以爲迂。則不若小處放他一路。大處可以邀其必聽。此亦諫臣所當知也。

漢吏部侍郎張允。家貲萬計。而性吝。不委妻子。自繫衆鑰於衣下。如環珮聲。郭威入京師。允匿佛殿藻井

之上。板壞而墜。凍餒而卒。陳朝沈衆性嗇。嘗內治產業。財帛以億計。無所分遺。其自奉養甚薄。每於朝會之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造太極殿。恆服布袍芒屨。以蔴繩爲帶。又攜乾魚蔬菜飯獨噉之。朝士共誚其所爲。衆性狷急。於是忿恨。遂歷詆公卿。非毀朝廷。高祖大怒。因其休假還康。遂于吳中賜死。夫儉美德也。爲國家守分。爲子孫惜福。此何不可。若纖嗇傷雅道。刻薄斲元氣。此老氏所謂多藏厚亡。可鑒也。東坡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謂之曰儉。然吾儕爲之。自與俗人不同。

山濤晚與尚書和逌交。又與鍾會裴秀等幷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白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禎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禎僧孺。爲裴晉公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樂。而不爲文饒所深害。處世如二公。亦足矣。然余嘗考山濤一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見聽。樂天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時年纔五十八。自是蓋不復出。中間一爲河南尹。期年輒去。再除同知制誥。不拜。二公功名心淡。故能翩翔容與于去就愛憎之間。以此意推之。雖入虎狼穴可也。況士大夫之同朝者乎。

陸象山曰。往時充員勑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方看詳。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當時寢罷。偏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富弼素薦王安石。後爲趙濟言

弼沮革新法。落職判汝州。過南京。見張安道。門下客私相謂曰。二公天下偉人。其議論何如。立屏後聽之。張富相對屹然如山岳。富公徐曰。人固難知也。張公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仁宗皇祐間。集知貢舉院。盛薦安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既來。凡一院之事。皆欲紛更。某惡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富公俛首有愧色。大抵祖宗所立法度。極是穩便。老醫看病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其法雖不無小害。要之擇其利多而害少者。則爲之耳。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滋弊紛紛。此劉元城之言不可不讀也。

宋眞宗宮火災。王旦馳入對。上驚惶語公曰。兩朝所積。朕不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公對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有不當。臣備位宰相。天災如此。臣當罷免。繼上表待罪。帝乃降詔罪己。許中外上封事。言朝政得失。後有大臣言非天災。乃榮王宮失於火禁。請置獄。出其狀。當斬決者數百人。旦持以歸。翼日乞獨對。曰。初火災。陛下降詔罪己。臣上表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跡。寧知非天譴耶。果欲行法。願罪臣以明無狀。帝欣然聽納。減死者數百輩。歸融。唐文宗開成初。拜御史中丞。時湖南觀察使盧周仁。以南方屢災。取羨錢億萬。進京師。融劾奏天下一家。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周仁陳小利。假異端。公違詔書。狥私希恩。恐海內效之。因緣漁利。生人受弊。罪始周仁。請重貴還所進。帝乃詔置其錢於何陰院。以厭水旱。吁。後世有如此宰相臺諫。則旱魃之說。捐俸之例。尙可止也。

楊用脩云。人君之愚暗柔弱。不足以亡其國。亡國者。必剛愎明察之君也。譬之人家。不肖之子。不足以破家。其破家必輕俊而無檢者也。在人臣則眞小人不足以亂國。其亂國者。必僞君子也。蓋眞小人。其名不美。其肆惡有限。僞君子則既竊美名。而其流惡無窮矣。是故唐之亡。不在僖昭而在德宗。宋之亂。不在京卞而在王安石。或曰。子何以恕眞小人。余曰。子不觀白樂天詩乎。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爲狐媚害卽深。朝朝夕夕迷人心。樂天豈恕狐哉。

東坡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軾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爲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爲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爲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饑寒窮苦之狀。以爲幾死者數矣。賴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勉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作一世人。皆公之賜。軾既爲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爲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器。恐不通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饑寒。要不可使在泥塗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婦弱弟。自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賻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笑。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足矣。陳繹學

士當往涇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軾且斂衆人之賻。幷以予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爲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當獻諸公。上冒左右。無任戰越。又與孫叔靜書云。眉山人有巢谷者。字元修。曾應進士武舉。皆無成。篤於風義。已七十餘矣。聞某謫海南。徒步百里。來相勞問。至新興病亡。官爲藁殯。錄其遺物於官庫。元修有子蒙。在里中。某已使人呼蒙來迎喪。頗助其路費。仍約過永而南。當更資之。但未到耳。旅殯無人照管。或毀壞暴露。願公愍其不幸。因巡檢至其所。特爲一言於彼守令。得稍脩治其殯。常戒主者保護之。以須其子之至。則恩及存亡耳。死罪死罪。夫世人但知有范氏之麥舟。而不知蘇公之急死者至此。文人無行。託言狂簡。如此事其可簡耶。

自來山人詞客。與達官貴人。出文視客。動稱之曰。此咸陽東西京。出詩視客。客亦稱之曰。此開元大曆。夫孔子作春秋。而游夏不能贊一辭。柳下惠之妻誄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其他如呂不韋置千金懸之國門。而卒莫敢一人損益也。嘻。豈其書果不可以損益乎哉。故詞賦家去盈氣遠譽人則可。不然。其不爲呂賈之書者幾希。

陳執中在中書。不欲外聞差除。每退朝。即閉省東門。說者譏其不知相體。李迪爲相。丁謂擅權。至除吏不以聞。迪甚不平。唐元宗疑吏部選試不公。分爲十銓。召入禁中決定。即尚待皆不得與。吳兢表言陛下曲愛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也。夫宰相以知人用人爲職。故吏部與閣臣斟酌天下賢不肖。以候朝廷處分。其體執固難遽避。亦難異同。而後世閣臣懼威福之名。不復問吏部。吏部懼

權貴之名。不復問閣臣。遂至互相水火。而朝亦不復信部閣矣。是權也。其將安歸乎。此不可不爲深長思也。

王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迎龔勝。勝稱病篤。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遂絕飲食。積十四日死。公孫述徵李業爲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令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于不測之淵乎。今宜上奉知己。下爲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嘆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爲此故也。融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又聘譙玄。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玄欲遂受毒藥。其子瑛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十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許之。述又徵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嘆曰。後之哉。謂死遲於王皓也。乃對使者仗劍而死。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爲癩。陽狂以避之。任永馮信。皆託青盲以辭徵命。夫君子伏于巖林之下。平日露光耀采。韜養不密。或爲鄉曲見推。或爲邪人橫劫。從之則違曩心。抗之則攖奇禍。至於漆身抉眼。亦良苦矣。語有之。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其唯幾先乎。

漢竇憲納妻。郡國皆有禮慶。漢中郡當遣吏。戶曹李郃諫曰。竇憲不脩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請自行。遂所在遲留。至扶風而憲就執。凡交通者皆坐

免。太守獨不與焉。唐張九齡。見朝士趨附楊國忠以求官。語人曰。此輩皆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當凍裂肌膚。暴骨溝中矣。邵堯夫云。盜之竊物也。方其盜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露也。惟恐其多也。此言極可爲阿附權門之戒。九齡先見。故自不易。獨李邰所在遲留。猶稱高手。

諸葛孔明無論相業。卽苟全性命于亂世七字。不知當時有何奇策。及觀王鐸盡忠唐室。奮討賊巢。功垂就。令孜間之于內。解其都統。鐸詩云。二塵上相逢明主。九合諸侯愧昔賢。可謂慨然有志者。然鐸當國家板蕩之際。居將相衰鉞之任。乃攜妓妾輜重。慢藏冶容。行于虎狼之都。三百口遂併命于高雞泊。惟孔明躬耕薄田。醜女寡欲。其慮深矣。乃知居亂世要須十分淸苦。庶可自全。甚則古傭保髡奴。皆此意耳。

司馬溫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宮祠。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國朝史良佐。南京人。爲御史。巡西城。而家住東城。每出入。怒其里人不爲起。一日執數輩送東城御史。御史詰之。其居首者對曰。民等總被倪尙書慢卻。曰。倪尙書何如。曰。尙書亦南京人。其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衆或走匿。輒使人諭止。曰。與爾曹同鄉里。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爾曹起耶。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內善其言。悉解遣之。倪尙書。謂文毅也。大抵居朝廷。則爲公卿。歸則原是鄉里中一措大耳。特以冠服裝成貴賤。不知其故。吾猶在也。乃擁簇童僕。呵叱父老。聞倪文毅司馬溫公之風。得無顏汗乎。

范文正用人取氣節。然闊略細故。爲帥府多辟置故相牽謫人。或以問公。公曰。人之有才能無瑕類者。自應用于宰相。惟實有可用。不幸陷于過失者。不因事起之。則遂爲廢人矣。温公在朝。欲盡去元豐間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爲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耳。若宰相用之。則爲君子。沈忠敏公與求再居言路。或疑其悉出范宗尹之黨。公曰。近世人才。視宰相出處爲進退。蓋習以成風。今當別人之正邪。能否而公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而使視宰相爲進退哉。嘻。古今脫此局者罕矣。余故謂黨之一字。宜論于宰相當路之時。不宜太分別于宰相捐印之後。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毘不與往來。毘子敞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小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毘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不爲三公。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耶。宋孔琳之爲御史中丞。劾奏尚書令徐羨之。弟璩之解釋琳之。使停其事。琳之不許。曰。我觸迕宰相。政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耶。孝武時。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三人權重當時。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輳門外成市。顧顗之獨不降意。常以爲稟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唯應恭己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呂東萊公又言。凡治事有涉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政自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妥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

者。本非以避禍。蓋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夫士君子功名淡。禍福輕。知命確。自然不落權貴泥滓中。而更于處權貴之事。心氣平。形跡泯。是眞不爲權貴所動也。

讀書鏡卷之九

陸務觀云。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不可暴。又可抉摘刻削。露其情狀乎。文人發露。至于槁死。不能隱伏。天能不致罰也。長吉夭。東野窮。王川生官不挂朝籍而死。正坐此耳。華陰縣民。有以甘露降告縣者。縣令因出自接之。有道人笑焉。縣令怒。械繫之。道人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可至六七十年。若其壽短促。則漏逝于未死之前矣。此木蓋將槁故耳。官人不信。請留我以待明春。此松必不復榮也。縣令如其說。果驗焉。然則後生詞彩絢然。宜洩太盡者。蓋甘露之類也。客曰。功名亦然。

復齋漫錄云。韓子蒼言作詩文。當得文人許可。乃自不疑。所以前輩汲汲于求知也。杜工部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老子云。知我者希。則我貴。以此觀之。乃知子蒼尚未能自信。故匍匐焉求信于人。所謂問津吏過關者。必非曾過關者也。若二老胸中。何曾有如此鬧事。

張九齡獎愛李泌。常引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好佞。勸九齡絕之。九齡獨念嚴太苦勁。不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驚謝。因呼小友范祖禹除右正言。客有言於溫公。以公在言路。必能協濟事。溫公正色曰。子謂淳夫見光有過不言乎。殆不然也。夫故人位尊名高。謂之不幸。若使身至宰相。何不幸之有。其病專在不聞過耳。誦莽功德。遂移漢祚。積漸之勢。夫豈在多。軟美之士。可不懼哉。

唐人功名富貴之盛。未有出郭汾陽之上者。然三四傳而支胄不復振。及宋慶曆四年。訪求厥後。得裔孫元亨于布衣中。僅爲永興軍助教而已。狄梁公曾孫。飄泊岷漢。干謁王侯。宋相三李。文正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迪。皆一時名宰。子孫亦相繼達宦。乃數世後。漸益蕭條。南渡轉徙。三裔竝居餘干。無一人在仕版者。而文正文靖寂絕無聞。尤可太息。至于靖康之變。帝子王孫。官門仕族之家。陷入金虜。沒爲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米。米得一斗八升。用爲餱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爲裘。此外不聞一錢一帛之入矣。男子不能緝者。終歲裸體。虜或哀之。使之執爨。雖微有暖氣。旋出取柴。歸坐火邊。皮肉脫落。惟喜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團坐地上。襯以敗席。客至開筵。引能樂者。環列奏技。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繡往往餒病。相枕而死。嗟乎。此皆帝王之苗裔。將相之名胄耳。逢時不辰。顛越至此。今遭際太平。生長樂土。雖家徒壁立。而書富五車。白衣一裘。黃蘆半甕。天付兒曹。可謂多矣。我復尙安求哉。其各書一通。以置座隅。以代擊壤之樂。

元結刺道州。承兵賦之後。徵率煩重。民不堪命。作春陵行。其末云。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詩。以傳考之。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嘗奏免稅租。及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免租庸十餘萬緡。困乏流亡盡歸。乃知賢者所存。不特空言而已。杜子美稱之云。今盜賊未息。得結輩數十公。落落然參錯。爲天下邦伯。天下少安。可立待已。夫文人作吏。非厭其煩。則厭其俗。使摛章之士。盡如元次山。孰謂詞賦家不可入循良傳耶。

諸葛亮所與友善者徐庶庶本名福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嘗爲人報仇白晝突面披髮而走爲吏所得問其姓字閉口不言吏乃于車上拉柱維磔之擊鼓以令于市屢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于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練布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乃卑躬早起常獨埽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理精熟與石韜廣元相親愛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荊州因與亮交焉周處少孤好馳騁田獵不脩細行州里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有改行之志謂父老曰今歲豐樂否答曰三害未除曰何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幷子爲三曰若此吾能除之乃入山射虎沒水搏蛟入吳尋二陸厲志爲善築臺以讀書任爲御史大夫後死難謚孝侯夫千里之駒性必嘶踠千人之英性必跼跑今輕俊少年一扞文網遂爲鄉愚所嗤罵然少能折節就規矩居然便成名士如不信者徐元直周孝侯故是榜樣

馮當世慶曆中以鄂中薦至江風濤洶湧幾至沉沒春來廷試第一還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向敏中拜相門庭悄然無一人昌武向親也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嘗降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以其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夫向敏中能耐宰

相而焉當世不能耐第一要是識量不足若使第一時不誇在人前則爲宰相時定不落人後

宋田況知制誥因奏事論及政體仁宗頗以好名爲非況退而著論曰人主爲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事不立夫上之取下亦在作其好名之實而已好名則畏義人臣好名雖未能一一誠于盡忠亦決不爲不忠之事蔡襄告其君曰忠臣引君當道論事惟恐不至若避好名之嫌則土木之人皆可爲矣張忠恕言近世險佞之徒于凡直言正論率指爲好名歸過夫好名歸過其自爲者非也若首萌逆意厭惡之心則是今言者望風見疑此爲國之鴆毒也范純仁貶武安軍永州安置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亦謂其好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爲無善之路矣故曰君子之論人也當于無過中求有過不可于有過中求無過且諫臣拚一死擲一官忍謂之過也乎哉

邵伯温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既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哲宗朝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使郡既中止范純仁請置往咎而念及私情徽宗朝呂惠卿告老執政欲罪之純禮曰惠卿嘗輔政其人固不足重然當存國體王安石薨温公方作相病中聞之謂呂申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凡一切贈恤之典宜厚人以爲不惟盛德而且知大體後世訶詈故相幾等兒童欲鐫秩奪誥沒產發尸當太平不諱之朝加以臣子必不忍言之罪置網彌天卓錐無地得無甚乎昔李公巽奏竇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曰參之貪縱天下共知至于潛懷

異圖事跡曖昧若據加重辟駭動不細乃更貶參司馬嗚呼得之矣

哲宗問近相陳升之外議云何司馬光曰升之才智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昔漢高祖論相以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

王文正公常與楊文公評品人物文公曰丁謂久遠果如何對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爲身累後謂果被流竄夫海內才士誠國家藥籠中所不可無然必如調鷹者縱之九霄之間而繳繳在臂鞚馬者逸之百步之外而繩絡在手如是而可以御士矣不然烏頭重堇苟無以制其性其不至于殺人者幾希

自古有盛名之士一爲宰相遂失令聞者此何以故曰或以廉穢判若兩人或以恩怨橫遭兩舌故也崔烈嘗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于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寺論者皆謂當爲三公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宋神宗新用文富爲相自以爲得人謂龐莊敏曰富弼萬口同詞皆云賢相也公曰富弼頃爲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爲怨者故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有所利焉稍拂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爲謗矣此陛下所宜深察也然則宜何如斥

苟苴則人服無私而位望自重避權勢則人不歸恩而怨讋亦輕

司馬溫公作相日親書榜揭于客位曰訪及諸君若都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于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寵喻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

正。卽以通封書簡。分付吏人。令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竝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核語及。光再拜咨白。宋初執政。私接賓客有數。庶官幾不復可進。自王荊公欲廣收人材。于是請以品秩高卑。皆得進謁。然自是不無夤緣干求之私。進見者。既不敢廣坐明言其情。往往皆以送客時。羅列於廡下。以次留身敍陳而退。遂以成風。蔡魯公喜接賓客。終日酬酢不倦。賓客少間。則必至子弟學舍。與其門客。從容燕笑。蔡元度稟氣弱。畏見賓客。每不得已。一再見。則啜茶多。退必嘔吐。嘗云。家兄一日無客則病。某一日見客則病。夫宰相彈壓百辟。平章萬幾。朝參而後。沖沖往來。却與賓客書札。分他一半。疲精神。褻體統。滿門車騎。則大濃。尋常寒喧。則大淡。若欲相業光明。必須痛除俗套。蓋士風正。則宜有吐哺之周公。私謁多。則宜有謝客之司馬。

滕達道爲范文正公門客。文正奇其才。謂他日必能爲帥。迺以將略授之。達道亦不辭。然任氣使酒。頡頏公前。無所顧避。久之猶遨遊無度。侵夜歸。必備酒。文正雖意不甚樂。終不禁也。一日伺其出。先坐書室中。焚然一燈。取漢書默讀。意將以愧之。有頃。達道自外至。已大醉。見公長揖曰。讀何書。公曰漢書。卽舉手攘袂曰。高皇帝何如人也。公微笑。徐引去。然愛之如故。陝西豪士劉易多遊邊。喜談兵。寶元康定間。韓公宣撫五路。薦之。賜處士號。易善作詩。韓公爲書石。或不可其意。則發怒洗去。魏公欣然再書不憚。狄青每燕設。易喜食苦馬菜。不得之。卽叫怒無禮。邊城無之。狄爲求于內郡。后每燕集。終日唯以此菜

嚼之易不能堪。方設常饌。夫狄武襄出于機。不若范文正公出于誠。要之駕馭英雄。爲將相者如此。俱少不得。

宣和時。傅忠肅公察。爲接伴使。時金人已渝盟。公至燕山。聞斡离不入寇。或勸其毋遽行。公曰。銜命而行。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去不顧。陳忠肅公過庭。當金人再犯京師。議割兩河。須大臣皆行。聶昌耿南仲皆以事辭。公曰。主憂臣辱。臣願效死。欽宗揮涕嘆息遣之。壯哉。兩忠肅也。苟有聞二公之風者。則奉使渡海。必不捐印而還。遣勘出關。自當膏車而去。庶幾所謂東西南北。惟上所使者歟。

楊升庵云。大抵人自情中生。焉能無情。但不過甚而已。宋儒云。禪家有爲絕欲之說者。欲之所以益熾也。道家有爲忘情之說者。情之所以益蕩也。聖賢但云寡欲養心。約情合中而已。朱良矩嘗云。天之風月。地之花柳。與人之歌舞。無此不成三才。戲語亦有理也。

靖安李少師。雖居貴位。不以勢重隔物。與賓僚飲宴談笑。曲盡布衣之歡。亦不記人過失。嘗一日宴散。有人言昨飲大歡。公曰。今日言歡。則明前之不歡。無好惡一不得言。呂晦叔平章軍國時。門下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又不答。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亦不答。夫大臣顰笑。所係不淺。賓客探聽于外。僕隸窺伺于內。甚則子孫親族。窺其議論之是非。意旨之好惡。以因緣爲奸者。故藏垢納瑕。特其一事。若器宇深沉。終身不見喜怒之色。尤宰相所當鍊習也。豈特宰相。凡居要路者。皆當以李少師呂晦叔爲

法。

讀書鏡卷之十

宋史云蘇軾喜諧戲程頤以禮法自持軾謂程頤不近人情每加玩侮以至成隙立黨交章互詆世說高座道人在丞相坐恆偃臥見卞壼肅然改容曰彼是禮法人壼不賢於頤而能以禮法使人見重劉整恃才縱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遇蔡克在坐整終席慙不自安整不賢於東坡也而能以禮法重人此二事可以定程蘇兩先生之是非矣司馬君實章子厚二人冰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譎侮困君實君實苦之求助於蘇公公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公知處君實而不知處程先生豈程先生疾公無禮法亦無處公地耶東坡與伊川猶溫嶠之於卞壼也晉書云溫喜慢語壼以禮法自居而二人各相得也當時恨無以此告之者告之則蘇龍輸攻程弛墨守

司馬溫公在洛下與諸故老時游集相約酒行果實食品皆不得過五謂之眞率會子瞻在黃州與鄰里往還子瞻既絕俸而往還者亦多貧自言有三養曰安分以養福寬胃以養氣省費以養財葉石林云山居饌具不時得吾又不能多飲乃兼取二者而參行之戲以語客曰古者行賓客之禮有燕有享而享其殺也施之各有宜今邂逅而集者用子瞻以當享非時而特會者用溫公以當燕遇所當用必先

舉以告客。雖無不笑。然亦莫吾奪也。近如吳越之俗。水陸餖飣。至客散而饌不止。使司馬東坡見之。當推案不食矣。

管寧華歆鋤菜見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時議以此定其優劣。浮屠師宗杲。宛陵人。法一汴人。相與爲友。資皆豪傑。負氣好遊。出入市里自若。已乃折節同師蜀僧克勤。相與磨礲浸灌。至忘寢食。遇中原亂。同舟下汴。杲數視其笠。一怪之。伺杲起去。亟視笠中。杲有一金鈆。取投水中。杲還色頗動。一叱之曰。吾期汝了生死。乃爲一金動耶。吾已投之水矣。杲起。整衣作禮曰。兄眞宗杲師也。交益密。於虜。世多詆浮屠者。然今之士。有如一之能規其友者乎。藉有之。有如杲之能受者乎。且功名之事。亦棄中金。笠中鈆也。世情擾擾。我不敢望以管寧。若回首風塵。豪傑自命。則華歆之擲法一之投。尙可救得一半。

今邊鄙多事。則苦兵不足。不足則調客兵。客兵不馴。則又轉思他募兵愈多。而其性愈橫而不可制。此不知馭馭客兵之頭領耳。獻帝記曰。李傕時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又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羌胡數來闕省門曰。天子在中邪。李將軍許我宮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賈詡爲之方計。詡乃密呼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爵重寶。於是皆引去。傕由此衰弱。唐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饋。不稱輒殺人。李抱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馬燧自請豐辦具。乃先賂其酋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燧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此二事可爲

爲馭客兵之法。

房太尉家無半臂。崔樞夫人婦妾不許時世粧。劉丞相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製度。自其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其爲劉氏也。數十年來。衣冠詭異。雖故老達官。亦不免從俗。與市井詼浮略同。而不以爲非。此何理耶。

常袞辭賜饌。時議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而不當辭祿。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近年兩宮三殿火災。閣部而下。無不預捐一年俸者。有一大臣云。本職去志已決。無俸可捐。是爲得體。

荀攸深密有智防。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謇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攸姑子辛韜。曾問攸說太祖取冀州時事。攸曰。佐治爲袁譚乞降。王師自往平之。吾何知焉。自是韜及內外。莫敢復問軍國事。晏公殊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眞宗有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有所對。必以其槀進。示不洩。其後悉閱眞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槀。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後世有秉揆大臣。弼贊兵謀。漏洩詔旨。以至爲小臣所持。仰干廷威。削籍還里。語曰。機不密。則禍隨之。其是謂歟。雖然。更有一說。昔鄭袖爲門下侍郎。朝廷以盧從史。與王承宗有連。詔從史歸潞。從史辭潞乏糧。請留軍山東。李吉甫密譖袖漏言於從史。帝怒。坐浴堂殿。召學士李絳語其故。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陛下。帝曰。吉甫爲言。絳曰。袖任宰相。稍稍識名節。不當如犬豕梟獍。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爲

醜辭。帝良久曰。吉甫幾誤我。

劉靜脩曰。天生此一世人而一世事固能辦也。蓋亦足乎己而無待於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魚鱉螺蜆。治溼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有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於是氣生者。夫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無不可處之世也。無論上古。如我朝士木之變。則生于忠肅。寧藩之變。則生王文成。有是病。才有是藥。有是亂。才有是人。如今亦不乏賢才。只是庸醫多。不能拈着一味好藥耳。

明皇開元初。資格未廢之際。以蘇廷碩之能。明皇欲大用。必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而拜中書。其果宜乎。宰相以爲惟賢是用。何資之計。明皇乃敢從之。李元紘之才。公卿交薦籍甚。明皇欲自天官侍郎擢拜尚書。斯未爲驟進也。然宰相以其資薄。止拜侍郎。及其惑林甫之姦。欲相牛仙客。則自河湟使典擢班尚書。遂不復計資。而九齡雖悾悾盡忠。援故事而且不聽矣。明皇即政之初。其資格雖毫釐必計。及其終也。雖顛倒不恤。豈非資格一廢。彼固得以肆情而無忌耶。宋朝李定。以資淺入臺事。宋敏求不奉詔。蘇頌又不奉詔。蓋資格已定。非特臣子無所容其攀緣。卽人主不得恣其愛憎。故曰。上有道揆。下有法守。雖然。亦非定論。丁文簡公度。爲學士累年。以元昊叛。仁宗因問用人守資格。與擢材能孰先。丁言承平無事。則守資格。緩急有大事大疑。則先材能。此又可以救資格一定之弊。

蘇峻渡江。司馬流之守江濱。忽聞其至。當食。不知口處。人事眞有爾者。流何足語此。彼但直畏怯耳。然庾亮本以召峻自任。乃以流當衝。其不亡何待。劉玄德是何等氣宇人。與魯肅議借荆州。忽聞震雷。箸失匕於地。凡此。皆氣不足也。嘗讀陸游劄子云。臣伏讀御製蘇軾贊。有曰。手抉雲漢。斡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之爲。嗚呼。陛下之言。典謨也。軾死且九十年。學士大夫。徒知尊誦其文。而未有知文之妙。在於氣高天下者。今陛下獨表而出之。豈惟軾死且不朽。所以遺學者。顧不厚哉。然臣竊謂天下萬事。皆當以氣爲主。軾特用之於文爾。趙普氣蓋諸國。故能成混一之功。寇準氣吞醜虜。故能成却敵之功。范仲淹氣壓靈夏。故西討而元昊款伏。狄靑氣懾嶺海。故南征而智高殄滅。至於韓琦富弼文彥博之勳勞。唐玠包拯孔道輔之風節。大抵以氣爲主而已。蓋氣勝事則事舉。氣勝敵則敵服。勇者之鬬。富者之博。非有他也。直以氣勝之耳。故文章功業。皆以養氣爲第一義。

賈淑性至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喪。淑來脩弔。既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受惡人弔。不進而去。林宗遽追謝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後淑感愧。終成善士。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恥之。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矜宥。夫林宗受弔。感悟兇頑。太丘弔人。全活善類。故虺蛇革其毒性。鴟鴞懷以好音。只是看轉旋手段何如耳。雖然。未造兩先生手段。莫學帶水拖泥。且防墮坑落塹。

昔道士侯道華喜讀書。或問其意。答曰。天上無凡俗神仙。後果騰舉而去。呂洞賓、陳摶、鶴元、施肩吾。皆本

書生近歲有譙定、雍孝聞、尹天民、亦皆以儒士得道。定今百二十餘歲。故在青城山中採藥。道人有見之者。讀易尙不輟也。夫身作神仙。尙不廢書。乃知住世出世。但少學問不得。不然。凡俗子胸中數斛俗氣。何時淨耶。黃山谷云。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余謂不然。醫俗病者獨有書耳。

陸游上執政書云。某小人。生無他長。不幸束髮有文字之愚。自上世遺文。先秦古書。晝讀夜思。開山破荒。以求聖賢致意處。雖才識淺闇。不能如古人迎見逆決。然嘗於農夫之辨菽麥。蓋亦專且久矣。原委如是。派別如是。機杼如是。邊幅如是。自六經左氏離騷以來。歷歷分明。皆可指數。不附不絕。不誣不紊。正有出於奇。舊或以爲新。橫騖別驅。層出間見。每考觀文詞之變。見其雅正。則纓冠肅衽。如對王公大人。得其怪奇。則脫帽大叫。如魚龍之陳前。梟盧之方勝也。陸游又上辛給事書云。某聞前輩以文知人。非必鉅篇大筆。苦心致力之詞也。殘章斷藁。憤譏戲笑。所以娛憂而舒悲者。皆足知之。甚至於郵傳之題詠。親戚之書牘。軍旅官府倉卒之間。符檄書判。類皆可以洞見其人之心術才能。與夫平生窮達壽夭。前知逆決。毫芒不失。如對棋枰而指白黑。如觀人面而見其目鼻。總不待思慮搜索而後得也。何其妙哉。故善觀冕錯者。不必待東市之誅。然後知其刻深之殺身。善觀平津侯者。不必待淮南之謀。然後知其阿諛之易與。方發策決科時。其平生事業。已可望而知之矣。由前言之。必如此方是賞鑒文字法。

呂申公晦叔當國時。嘗籍記人才已用未用姓名。事件當行已行條目。謂之掌記。聞之前輩云。我朝楊文

貞公士奇當國時亦有手摺子書知府已上名姓懷之袖中暇卽展閱余嘗謂秀才時不可有帳簿有則能俗人治天下不可無帳簿無則能失人

御史胡紘嘗謁晦庵朱先生于建陽山中先生飯以脫粟紘怒其不近人情物色經年條其過失與太常少卿沈繼祖共詆文公十罪林粟論先生時其友人止之謂朱待制當今聖賢何仇而必欲痛詆林曰吾但見其面貌可憎此二事所謂其不善者惡之于公何損王文成公少方太古處士一歲而以聞道早處士亦嚴之其過錢塘也處士出脫粟蔬筍享文成爲飽明日報如處士處士正色曰野人爲野具固當公徹侯也而野具得無非人情耶文成禮謝之陸放翁作司馬溫公布被銘云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能也要知淡泊者必爲濃豔人所疑檢束者必爲放肆子所怒君子不可以此處變節亦不可不于此處進一渾融曰太上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其次黃叔度使人鄙吝盡消

李瓊娶妻有子而移居母之室夜常十餘起母每諭之曰汝年來筋力頗憊盍求婢以給侍我免汝之勞苦瓊曰凡母之所欲不親經手意如有失其母遂不之強以是家人無敢怠惰張用聞其至孝因與之卜鄰而居熙寧初有朝士集於相藍之燒院俄有一人末至問之則王元澤也時荊公方有召命衆人問舍人不堅辭否澤言大人亦不敢不來然未有一居處衆言居處固不難得元澤曰不然大人之意乃欲與司馬十二丈卜鄰以其脩身齊家事事可爲子弟法也語曰德不孤必有鄰

跋

仲貞以高格文人家武水上。日擁百城爲南面樂。於其結讌之暇。取眉公讀書鏡。與伯兄爾侯及張君元弢。盡糺魚亥而刻之。詮次位置。蔚爲佳觀矣。抑眉公不獨以是爲文字禪。惟其有之。斯爲超乘耳。若余撮囊無益。惟當作老蠹其間。用蔡君謨玩茶故事可也。至於明鏡無臺。更尋究竟。則有仲貞在。

飯居士范明泰跋

雨航雜錄

馮時可著

本館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雨航雜錄卷之上

天池居士馮時可元成著

柳宗元稱陳京之文深茂古老。紀事朴實。不苟悅人。其學推黃炎以下。涉歷代暨國之故。鈎引貫穿。舉大苞小。若太倉之蓄。崇山之載。浩乎不可既云。京文不多見。觀柳所稱如此。其人可知。近來誌銘傳記之作。惟務繁縟。極力贊述。苟悅子孫。無取月旦。卽號爲大家者尤甚。致使將來賢愚莫辯。信史無徵。是文之大病也。昌黎云。爲文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吾悲其爲文。爲文而使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人。二公之言若此。其意皆欲以文維世。不徒逞膏馥爲名美。務容悅爲利媒者。予往時曾以直筆賈罪。遭豪者徧毀於諸貴人。以此齟齬末路。然予持其說不變。趙太史稱予爲文之董狐。因覽柳語有感。漫筆於此。張子厚高而不蕩。邵康節曠而不流。邵之談數則曠而精微矣。張之崇禮則高而細謹矣。天運循環。何者非數。人身動作。何者非禮。

呂與叔祭李端伯文。以爲與人交洞照其情。而終靡有爭。於事如控六轡。逐曲舞交周折畢如意。可謂善狀端伯者矣。無爭則心大。心大則於事何不如意。

吳幼清贊朱文公曰。義理玄微。纖絲牛毛。心胸開豁。海闊天高。知言哉。本朝所以久而治者。遵公之遺教如金科玉條。二百年來。士大夫爲正而不爲邪。爲謹而不爲蕩。純師純法。誰之力哉。

生無可好以得所欲死無可惡以失所欲苟能無欲則同死生一得喪不難非誕語也陸九韶於形迹可疑不輕信流言濫溢不輕揚處好惡之際逆遜甘苦一不能溺嗟乎作人如此可以相天下矣

漢儒之於經臺史之測天也不能盡天而觀象者莫能廢宋儒之於學規矩之畫地也不能盡地而經野者莫能違

子靜之求心而其徒棄經典紫陽之窮理而其徒泥章句非教者之過學者之失也令相下不益哉鶩湖論辨無極往復若虛若無者然乎永嘉陳君舉答文公書言刻畫太精反傷易簡矜持已甚滋涉吝驕蓋諷之也

屈原之騷莊生之書司馬子長之史相如之賦李杜之詩韓蘇之序記馳騁縱逸天宇不能限其思雄矣哉

宋儒之於文也嗜易而樂淺於論人也喜核而務深於奏事也麤翹拂篋貴直而少諷所以去古愈遠而不能經天下

六經無浮字秦漢無浮句唐以下靡靡爾其詞燁然其義索然譬則秋楊之華哉去治象遠矣九奏無細響三江無淺源以謂文豈率爾哉永叔侃然而文溫穆子固介然而文典則蘇長公達而文遒暢次公恬而文澄蓄介甫矯厲而文簡勁文如其人哉人如其文哉

漢文雄而士亦雄。宋文弱而兵亦弱。唐文在盛衰之間。其國勢亦在強弱之際。

太史公之文。與杜甫之詩。皆深渾高厚。其敍世隆汙。勝復人慘舒悲喜之變。如口畫指撝。咸其神化橐籥之也。遷有繁詞。甫有累句。不害其爲大家。遷蘮其繁則經矣。甫加以穆則雅矣。

春秋之文。告言倫脊而漸漬人心志。戰國之說。辭氣縱橫而聳動人耳目。然去聖王之典訓遠矣。

楊朱曰。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矜一時之毀譽。焦苦其形神。要數百年中之餘名。豈足潤枯骨哉。此語達矣。而非所以輔教。

莊縱觀大化。爲汪洋浩肆無端崖之言。自謂達道而無束於教。乃其弊也背道而傷教。鄒子之赤縣神州。其莊之緒論哉。

子華子五源之溪。天下之窮處也。鼯吟而鼫啼。旦曉昏而日映也。蒼蒼踟躕。四顧而無有人聲。雖然。其土膏脈以發其清流。四注無乏於濯溉。其蘋藻之芼足以供祭。其石皺栗爛如赭霞。蔨草之芳。從風以揚。龍耕溪飲。爲力也佚。而坐嘯行歌。可以卒歲。此數語詞葩而乏混芒。東京以後筆也。

西京之儒術衰於楊雄。爲利祿也。東京之經師衰於馬融。爲奢淫也。經衰而節行振矣。節行摧而清談起矣。世變之移。人實爲之。

孔子作春秋。削其事辭。革文而從忠也。左氏燁燁乎華繁而實寡矣。其時先王之教不遠。其所述諸賢議道講禮。憲典陳法。猶有懿德大雅之風。但多言明變。近譎近誣。衰世之文濫觴於茲矣。韓子以謹嚴稱春

秋以浮誇加左氏確矣哉戰國策或以爲虞卿作矯稱蠭出猶有兵氣申韓卑卑名實事譎詞巧岖嶮激肆蕩如於義矣莊列之倫離經畔常背亂世之文哉漢斲雕爲樸反漓爲淳而春和諸令穆如温如以至賈董楊馬諸賢上者深淳渾灝次者嶄峻雄奇彬彬乎盛矣

枚乘七發馳騁恢奇祖屈原之騷而變其體者乎五言古詩有三百篇之遺意而近於哀傷樂淫者乎相如當盛漢之隆氣旁魄而詞最温麗然已爲六朝端倪矣

西漢簡質而醇東京新豔而薄時之變也班固贍郁而有體左史之亞哉此外寥寥矣

徐偉長曰鄙儒之博學也務於名物詳於器械矜於古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以獲先王之心此何異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今之學史漢者大都然哉

幹之中論可稱論篤當繁纍嘈雜之際而獨朱絃疏越也寧諧衆耳哉然其志則顯矣陳思王稱其懷文抱質恬澹寡欲亦可驗於斯

十三經註疏立而西京諸儒之訓亡矣學士大夫取通解而止不復攻堅扣應所爲帖括椎朴淺近能不詘於詞賦乎譬之布帛朽蠹寧如刺繡故有唐經術之不振治經者之過也

昭明文選唐人枕席沈酣其間而六經如甲乙簿矣易奇而法詩正而葩韓子獨注心焉所以其文高於一代

薛少保陽林花已紅寒澗苔未綠有感於仕路淹速而作也然人生遊世譬遊園林速則易過而不涉趣

與時浮沈。隨處逍遙。亦何必速哉。末云。伊余忽人事。蕭寂無營欲。客行雖云遠。翫之良自足。其意超矣。晚歲懷祿不止。卒與竇懷貞之難。行不踐言。惜哉。陝郊篇平淡而思深。宜子美取之也。

退之秋懷詩。窗前兩好樹。衆葉光蘧蘧。秋風一披拂。策策鳴不已。微燈照空牀。夜半偏入耳。愁憂無端來。感歎成坐起。天明視顏色。與故不相似。羲和驅日月。疾急不可恃。浮生雖多途。趨死惟一軌。胡爲浪自苦。得酒且歡喜。詞雅淡而骨遒。上駸駸建安矣。

退之山石詩。山石犖确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支子肥。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希。鋪牀拂席置羹飯。疏糲亦足飽我飢。夜深靜臥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烟霏。山紅澗碧紛爛漫。時見松櫪皆十圍。當流赤足踏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爲人鞿。此詩敍遊如畫。如記悠然澹然。在古劍篇諸作之上。余嘗以雨夜入山寺。良久月出。深憶公詩之妙。其嗟哉吾黨二句。後人添入。非公筆也。

初盛唐之詩。眞情多而巧思寡。神足氣完。而色澤不屑屑也。晚唐意工詞纖。氣力彌復不振矣。春鳥秋蛩。節變音遷。人乘代運。孰能知其然哉。劉文房曰。華浮野雪。春色染湘波。佳鏡佳語。其他作皆深心自道。涕淚千古。所乏者雄渾耳。

韋蘇州春雨雙鴛鴦之作。近於典諷。灃上作川寒流逾迅。霜交物初委。南池詩烟草凝衰曛。星漢泛歸流。南齋詩春水不生烟。荒岡筠翳石。西齋詩柳意不勝春。岩光已知曙。寢齋有單梯。靈藥爲朝茹。盥漱忻景

清焚香澄神慮。皆高雅閑澹。朱子謂其氣象近道。無聲色臭味信矣。史稱其所至焚香掃地而坐。超然高潔。余平日閑居。亦與蘇州好同。嘗謂古人稱晚食當肉。緩步當車。余亦謂焚香可以當栽花。掃地可以當營宅。白居易始終完節。心曲清妙。其爲詩雖率意而不俗。續古詩云。何意掌上玉。化爲眼中砂。盈盈一尺水。浩浩千丈河。寓意深矣。月明無葉樹。霜滑有風枝。夕照紅於燒。晴空碧勝藍。晴沙金屑色。春水麴塵波。自是晚唐色相。至古原草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幾希初唐乎。

莫方伯常稱唐荆川先生詩。謂直追沈宋。其送程翰林謫潮陽詩白晝蛟珠落。青天蜃閣分。又啼猿三下淚。明月兩離居。贈張相公詩儒生東閣承顏色。酋長西羌識姓名。冰燈詩出海蛟珠猶帶水。滿堂羅袖欲生寒。置之初唐。眞不易辨。伯兄嘗從公陳渡草堂。夏月席藁不施茵帳。卽白鳥嚙膚不顧也。出則小艇一葉。僮容二人。常語學者。人有富貴氣。於詩文必不佳。又言近來文章不以用世。而以媚世也。名言哉。

高叔嗣山河未可盡。行處與春長。空山懸日影。長路起風寒。起語之絕佳者。寒星出戶少。秋露墜衣繁。塵外語也。孤心向誰是。直道匪今難。失路還爲客。他鄉獨送君。又登寺閣詩末句。芳菲滿眼心無奈。祇上毘盧閣上看。皆悽婉有餘味。近陳太史伯求於燕京馬上詠一聯云。九陌風塵消短景。三江雲樹隔長安。頗自得意。語予此似高叔嗣否。余曰。桓溫之擬太眞。稍有所恨。陳憮然而去。

劉子威稱陳束詩長河風日損。高室鬼神憐。盛唐語也。惜其警策者不多。近水割鱗時供酒。遠山啼鳥盡關人。非不有趣。然已落晚唐格局矣。楊升庵詩甚爲葩麗。而文甚弱。齒角各有分也。詩如猿猱臨客路。雞

犬隔仙家。星河分宇縣。鐘漏隔年華。皆雅淡不類其別作。華燭引流螢篇。卽使賓王操觚。亦當退避三舍。

徐叔明東湖驛詩馬蹄侵夕照。鳥語變春聲。姚園詩鳥聲歡客至。花事怯春遲。豐樂驛詩析懶偏宜客。砧疏不過門。皆五律之佳者。七言稍弱於二王。然叔明甚不服二王。謂此皆秦聲。初閱則驚。細嚼則厭。趙太史言。此二語評其文則無辭矣。詩則吾不知也。較二王詩次公爲長。

張將軍元凱能詩而驕。初爲王百谷所拔。其後稍見重有司。卽讒媚百谷。謀野集中所稱中山狼是也。其五言詩有關山悲短笛。兒女憶長安。澗藤栖暝翠。山磬韻春潮。能洗盡弁鶡氣味。

杜子美新婚別云。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無家別云。存者無消息。死者爲塵泥。又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杳眇之極。足泣鬼神。

杜詩五言古之佳者。如夜雨翦春韭。新炊間黃粱。天涯歎滯雨。杭稻臥不翻。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苦雨詩羣木水光下。萬家雲氣中。夢李白詩死別已呑聲。生別常惻惻。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送樊判官詩冰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九成宮詩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臼。晚登瀼上堂詩春氣晚更生。江流靜猶湧。大雲寺詩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梵放時出寺。鐘殘仍設牀。西枝村詩天寒鳥已歸。月出山更靜。土室延白光。松門耿疏影。北征詩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鴟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皆足以軼徐庾而掩三謝。

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子弟稱其師。子孫稱其祖。皆以字。孔子稱仲尼是也。近世有號。則字多所避。不

以加於尊行。至文字間尤以字爲雅而號爲俗。然於從宜從俗之道終有所未安。近有少年上書王司寇。稱元美先生。司寇拂然曰。若豎子胡以元美我。徐宗伯笑之曰。誰使汝開輕薄之端。爲山人紈袴領袖。而今更惡其稱耶。若我則未有以叔明稱者。大凡前輩於後生當以孝弟忠信勗勉。不當專以詩文之標舉興會者導之。長其矜伐陵厲。宗伯所謂開輕薄之端。其語未爲過也。

羌村詩崢嶸赤雲西。日腳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牆頭。感嘆亦歔欷。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此詩情至之語。與唐風綢繆章三星在天今夕何夕之旨相同。相對如夢寐。其思黯然。千載若在目前也。

有摘弇州詩悲歌碣石虹高下。擊筑咸陽日動搖。以爲奇語。不知此正是弇州之病。近於匠作。而遠自然。豈如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王摩詰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之穩當耶。近吳明卿岳陽樓詩赤甲雲生神女過。黃陵日落帝妃哀。情思亦佳。

宋史稱程明道平居。氣象清越灑然。如在事外。及遇事。則與賢者同起居飲食。能堪人所不堪。嗟乎。惟其能在事外而後能與人同。天下事斷非著迹者所能辦也。

程叔子謂王介甫談道。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如此如此。極是分明。某則辛勤攀援而上。雖猶未見相輪。卻實在塔中。其語直矣。而介甫不怒。蓋生平服其忠信也。嗟乎。今之談道者搏虛說影。指無爲有。求其對望而談者亦鮮矣。

孝弟之極至於天明地察。孝弟之至也。非堯舜不能盡。今人或以一事一節爲孝。而路人視其族屬。善不推惠不廣者。亦何足以言孝。

台州徐中行居鄉。郡守以八行薦不應。有刺其要名者。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吾以八行應。將孰爲無行者。吾避名非要名也。嗟乎。古人恥獨爲君子。況本無行而冒焉爲君子者乎。

江州陳氏。長幼七百餘口。少事長。卑事尊。不畜婢僕供使。所以十三世而同居不變。余鄉兄弟一兩人。亦各分居。各有婢僕。生疑啓釁。皆由於此。且一人而有數十或至百僕者。汰侈如此。俗惡能美。倫惡能惇。曾子固事繼母甚孝。竭饘粥之養。四弟九妹官學婚嫁皆其力。人有所長。獎勵成就如弗及。守福州。舊有園蔬錢三四十萬。棄勿取。荊舒當事。勢力能偃舉世之人。從之而不少屈。其人如此。乃評者謂行誼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則媚者詞也。

萬曆丁酉四月四日午後雨甚密。山人沈士能嘆曰。是旱徵也。徐別駕光訓問其故。曰今日爲甲子。不見占書云。夏雨甲子。赤地千里乎。徐曰非也。子爲水位。雨於甲則水徵。赤尺古字通用。言爲水沮。則尺地舉足若千里之艱耳。又五行書甲遇單日爲雄。遇雙日爲雌。今雨於四日則爲雌甲。其何傷。古人云。老尙誇雌甲。狂寧作散仙。雌雄之說。其來久矣。沈曰。何以分雌雄。曰單奇數也。雙耦數也。天地之數。貴陽賤陰。陰多變不能信也。

孔子以敬王二十三年甲辰去魯適衞。自衞適陳。畏於匡反衞。已去衞過曹適宋。及鄭至陳。已去陳如衞。

去之晉至河而反。至楚敬王三十有六年丁巳。自衞反魯。蓋在外十有四年。而未有祿。宜乎來喪家狗之譏也。

子華子曰。仲尼天也。其可違物而奠處乎。其可絕物而自營乎。日月不運宇宙。四方必迷所向。此深得夫子周流列國之心者。當時叔孫武叔之毀。專以夫子急遇而輕去其鄉。嗟乎。人之肝膽不相照。卽仲尼猶莫能自明。況以中才而涉世之末流哉。其取媚取讒也何怪。

東坡守膠西。仕宦十九年矣。而未有家。元豐己未。于吳興被逮下獄。已得赦安置黃州。寓定惠寺。遷林皐亭。故人馬正卿爲請故營地。使躬耕其中。所謂東坡也。明年築雪堂以居。紹聖甲戌安置惠州。寓嘉祐寺。明年遷合江。又明年得歸善寺後隙地數畝。營白鶴新居。丁丑新居成。又移置昌化。初僦官屋。爲有司迫逐。乃買地城南。偃息桄榔林。在儋四年。食芋度日。元符庚辰赦歸陽羨。有邵民瞻從學。爲買一宅。卜菟裘焉。傾橐八十千與之。將卜吉入居。因步月至村落。聞婦人哭甚悲。問之。則舊宅主也。焚券還之。不索其價。遂還毗陵。借顧塘橋孫氏居焉。竟卒于此。蓋建中靖國辛巳年七月也。計東坡先後凡任三十二政。未嘗歸蜀。終身無一居。其清曠如此。彼或一二政而遂有脂田甲宅者。賢愚相去不啻霄壤哉。然當時豪貴赫奕。擊鐘鼎食之家。俱已烟消雲滅。而公之清風直道。至今在天壤。有志者亦胡能以彼易此。

叔明塵諸云。子孫亦是衆生。顧戀不可太深。責備不可太重。兄弟原同一體。事親便欲相讓。分財便至相爭。有感乎其言之也。然兄弟子孫。皆親遺體。果何分別。乃末世有重愛子孫而深忌兄弟者。何故哉。至科

甲顯晦之間。尤爲側目。吾不知其何心。自設科以來。進士無限。豈爲尤物奇貨。而屑屑若此。知泰伯以天下讓。寧非至德。錢公輔甲科高第。王荊公作其母夫人墓銘不稱。但云子官於朝。豐顯矣。里巷之士以爲太君榮。公輔意不滿。以書冀改。荊公不可曰。文自有意。不能改也。如得甲科。何足爲太夫人榮。一甲科即市井小兒麤知詞賦者皆可得。何足道哉。故銘謂閭巷之士以爲榮。明天下有識者不然也。前見徐叔明云。王元美爲人作傳誌。極力稱譽。如膠庠試最。乃至微細事而津津數語。此非但漢以前無是。即唐宋人亦無此陋識。其意相同。乃今宦途之軒甲而輕乙。遂如簡珠之於沙礫。舉刺因之而不公不覈。則尤可嘆也。

西溪叢語載范文正守鄱陽。喜樂籍一幼女。未幾召還。作詩寄後政云。慶朔堂前花自栽。爲移官去未曾開。年年憶著成離恨。只託東風管領來。到京以臙脂寄其人。題詩云。江南有美人。別後常相憶。何以寄相思。贈汝好顏色。文子悱謂范公決無此事。當時小人妬媚者爲之。西溪不察而遂筆之也。大都小人之謗君子。不能以財利汚之。必以聲色汚之。二詩鄙淺。決非公筆。昔李贊皇門徒之傾牛奇章。至代爲周秦紀行。何論詩也。

柳子厚嘻笑之怒甚於裂眦。或云。當作嘻笑之譏。今人謗人。或嘻或笑。若有意若無意。乃其恨深而媚之甚者也。若裂眦之罵。出自直發。此之謂怒。豈甚仇哉。譬如風焉。披雲飛石。捲水傾木。而無傷於人之血脈。隙穴之風。毛髮不搖。及中肌膚。以爲深疾。噫嘻。今之爲隙穴風者亦多矣。劉禹錫云。駭機一發。浮謗如川。

二子皆身處妬媚之間。故其言有昧如此。余亦有解忌篇。

南渡後秦檜爲相十有九年。史彌遠爲相二十有六年。皆柄國久。皆封王。皆以功公終無後患。人曰。二相主和。不用兵。所全民命至多也。小說稱史衞王浩爲尉時。至補陀見大士云。此文潞公後身。他時作宰相。官家要用兵。切須力諫。其後浩兩授節鉞。遍歷三公。壽八十九。嘗曰。吾口不言兵。後必有爲宰相者。彌遠乃其次子。豈果活命報耶。然當紹興三四年間。天下經亂久。將激於憤。士狎於戰。中國兵益精。而張韓劉岳如熊如羆。金人且方酣暱子女玉帛。氣怠志驕。高宗君臣不乘將士之鋒奮而用之。苟安忘恥。以至不可復振。曾謂國有人乎。至隆興以後。虎臣澌盡。國勢益削。計不得不出於彌兵。故談和議於紹興中者。爲奸爲誤。談恢復於隆興後者。爲愚爲罔。若檜彌遠之久相無患。乃天道將亂之時。又胡可以常理論。噫嘻。小人之富貴壽考者亦多矣。詩不云乎。民今方殆。視天夢夢。自古然哉。

昔人云。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以有涯之身。馳無涯之念。其何異於夸父逐日。愚公移山也。昔顏靖侯戒子姪仕宦不可過二千石。鄧曼容居官不肯過六百石。皆爲有見。吾在粵西曾與章孝廉書云。人生於學問事業有餘。於功名富貴不足。不多取精用物於天地。則量不盈。而過可解。因思莊子逍遙榆枋之說。其亦智哉。我鄉宗伯公見而嘆以爲名言。大書于壁。余近者自楚移浙。過吳門旬日。檢橐中裝。僅餘曆年俸金五百鎰。爲兒納采十去其五。親黨過吳門告急者復斥其三。又以百金走雲間惠我宗族。而橐枵然罄矣。侍妾服飾。盡質諸子錢家。行裝始備。乃親朋中恩意未徧者不免嘖有煩言。家六兄杜陵公每

相念。以爲廉吏安可爲。然余未嘗不自適也。偶讀顏氏家訓。惓惓以少欲知足爲戒。又云。婚姻勿貪勢家。勿貪富家。心竊服之。無論婚姻。卽子孫福澤亦不可強圖。但苟無絕文種。不必科第。苟無損善業。不必富厚。上無求多於天。下無求備於人。何用不臧。何用不適。中庸曰。素富貴行乎富貴。所謂行乎富貴者。盡我富貴當行之道。如毗主經邦。濟世安民。隨其分量而行之。若富求益富。貴求加貴。此之謂願外。卽使如其願。尙且不能自得。而況未必如其願乎。

劉邵人物志云。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聰明者陰陽之精。陰陽淸和。則中叡外明。聖人淳耀。能兼二美。知微知章。自非聖人。莫能兩遂。故明白之士。達動之機。而暗於玄慮。玄慮之人。識靜之原。而困於速捷。猶火日外照。不能內見。金水內映。不能外光。斯數語發前人所未發。曰何以能平淡。曰抑躁則平。寡欲則淡。人之常情。以與己同。則忘其百非。故矯駕可謂至孝。殘桃可爲至忠。以與己異。則棄其百善。故曲杖誣爲匕首。葬楯稱爲反具。是皆惑於好惡者也。荊公之喜呂惠卿。魏公之惡李忠定。皆以同異爲好惡。遂誤國家之事。

劉延明云。君子尙讓。故涉萬里而塗淸。小人好爭。足未動而路塞。是以讓爲得。而爭爲失。非君子之語讓也。君子之讓位也眞。見其才不當位而讓之。讓財也眞。見其分不當享而讓之。豈其計夫通塞耶。史稱延明爲郭瑀弟子。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欲覓快女壻。誰坐此席。延明竟奮坐曰。卽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嗟哉。娶婦以禮。延明雜五百餘衆之中。

而奮然出坐近於爭矣。奚其讓。故延明之坐席。何如逸少之坦腹。行不掩言。古人所深恥也。

劉孔才云。君子以推讓爲利銳。以自脩爲棚檻。靜則閉嘿泯之玄門。動則由恭順之通路。嗟嗟處末世者。宜如此哉。孔才以文士處建安黃初之際。能爲黨類所容。累躋通顯。賜爵關內侯。而無禍患。其以是也。

朱文公在浙東時。侍御史謝廓然陳貫祕書郎趙彥仲首攻之。後以提刑召對。人恐其遂涉清要。唆侍郎林粟極論之。謂其竊程張緒餘。爲浮誕宗主。律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其後倪胄秉政。則御史林采施康年首斥爲僞學。是時臺諫皆以文公爲奇貨。有御史胡紘者。故嘗謁文公建陽山中。文公飯以脫粟。紘怒其不近人情。物色經年。條其過失。與太常少卿沈繼祖共詆文公十罪。汪義端余嘉又特請斬以絕僞學。京鐘何澹輩皆附和之。至謂文公講學山中。棄母不養。使其乞食親黨。嗟哉。讒人之言。至此極哉。宋之亡宜也。方林粟論文公時。其友人止之。謂朱侍制當今聖賢。何仇而必欲痛詆。林曰。吾但見其面貌可憎耳。林曰。使孔子而在。吾擊邪人。非詆聖賢也。友人曰。不見昔人指孔子喪家狗者。想亦見其面貌可憎耳。林曰。使孔子而在。吾亦不辭爲叔孫武叔矣。此么麼乎。嗟哉。小人之肆無忌憚若此。自古而然矣。

楚志稱百歲楊。不知何許人。常往來太和及荊襄間。人有見之。四十年前髮已二毛。今更漆黑。口皆鯢齒。似重生者。楊自憶爲天順二年生。計百歲外矣。所居挾二姬。嘗以御女術遊諸貴豪家。自云。吾貧不能得三姬。得三姬即不死。士大夫慕長生者。都與遊。而曹中丞尤尊信。復市一姬與御之。術敗而死。未幾曹中丞亦以此術死。徐叔明先生作傳刺焉。然叔明每謂神仙必無有。似非通儒之論。嘗見荀潁川著論以爲

人有變化。而仙者乃異也。非仙也。男化爲女者有矣。死人復生者有矣。夫豈人之性哉。愚謂人之得仙。乃稟天地自然之氣。如龜鶴之於蜉蝣。如松柏之於蘿薜。豈其爲異。但以御女求長生。則可斷其必無。蓋凡人欲動則精流。如蹶張之弩。孰能禦之。已之精不能制而能採人之精乎。強制逆閉。蓄穢蘊熱。爲疽爲腫。其蓄蘊至二三年者。一敗則如決渠。死且不旋踵。如譚襄敏周銀臺皆以過人之聰明而溺于此。可鑑也。余友汝遠亦喜談此。余每闢之。則曰。黃帝御萬女。乘龍鼎湖。汝何知。余曰。黃帝嘗藥。一日吞七十毒而化。若能一日吞七十毒耶。汝遠無以應。

荀潁川釋仁者壽。言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集之。余嘗書于座右。或問何以不傷性。曰無欲無慕。問何以不傷物。曰無怒無猜。問何以不違天。曰富貴貧賤無所擇。問何以不違人。曰才學伎倆無所逞。

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此數語可稱五美。苟能如之。於從政乎何有。

一事逆而心憎。一言拂而心銜。樹荊棘於靈臺。障雲霧於天門。嗟哉。胡其自隘而自戕乎。乃又經年懷之而不釋。易世志之而不忘。若然者。四海之中無樂地。百年之內無泰時。甚矣哉。其惑也。

女子有未嫁人而守節者。熙甫著論非之。曰。女子無以身許人之道。未嫁而爲夫死。且不改適。是以身許人也。男女不相知名。婚姻之禮。父母主之。否則伯父世母。否則族長者。男女無自相婚姻之禮。所以厚別

而重廉恥之防也。女子在室。惟其父母爲之許聘。而已無所與。六禮既備。壻親迎授綏。母送之門。共牢合巹。而後爲夫婦。苟一禮不備。而往則爲奔。女未嫁而爲人死且守。是不待六禮。不待父母之命而奔者。非禮也。古者壻有三年之喪。則使媒致命女氏者。不得嗣爲兄弟。女未廟見而死。則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不繫於夫也。不繫於夫。而可以身死且不改適哉。雖然。古者女子笄而許嫁。今或孩而許嫁。命之父母。告之宗廟。歷十餘寒暑。而女子久知其當適某氏矣。一旦不幸遭變故。遽改容而他適。於情於義亦有不安者。故嫁固不爲妨禮。而守亦不爲背禮。取節焉可也。夫人臣之朝不與。燕不坐。而死節者。古以爲過。然夷齊無祿位。而恥食周粟。孔子亦以爲仁。與其過而流。無寧過而拘。

養生有二端。曰持戒。曰脩行。持戒而不脩行。厚己薄人。則有外魔。脩行而不持戒。利人虧己。則有內魔。要之此二者。亦近於吾道。四勿三戒。非持戒乎。立人達人。非脩行乎。

貪嗔癡愛。人我是非。苟不放下。惡乎語道。忍辱耐惡。呼我牛馬。牛馬應之。此進道之基。亦處世之方也。

隣臍三寸。謂之關。言關藏呼吸之氣以稟授四體也。學道者常致氣於關。黃庭外景經解在臍下三寸。或云在臍之上三寸。非也。此爲氣海。非祖氣也。守氣海者易於見功。故術家嘗以此愈疾。然無益於長生。

三焦者。水穀道路氣所終始也。上焦在心之下胃口之上。所謂膻中也。中焦在胃中脘。下焦在臍下一寸。然此又非手少陽之三焦也。手少陽之三焦。所謂有名無形者也。

藥者療也。所以療疾也。無疾勿藥可也。肉不勝食氣。況藥乎。藥有偏效。而無全功。金石之藥最爲酷烈。其

傷生最速。其他草木之藥。近於熱者皆能腊毒。古人服松脂而塞腸。服杏仁而致泄。服楮實而痿骨。服首經而消渴。服鷓鴣鳩子而發咽喉之病。種種不可枚舉。養生者最宜愼于此。

按摩爲養生之一術。勞役者資之而血不越亂。佚惰者資之而氣不壅滯。若素養者何資哉。內經云。冬不按蹻。春不鼽衄。蓋冬月固密之時。引動枝節。陽氣泄越。至生發之候。血遂妄行。故有鼽衄之疾。

心苟無事則息自調。念苟無欲則中自守。

手握固而氣窒。目緊閉而神馳。搬運錯而瘵成。注想深而中結。此養生者之過也。

日念善而惡境不見。夜念善而惡夢不生。以和召和也。

先廷尉少與徐文貞公客習同朝時。亦時相顧問。其後先廷尉以言謫戍。及赦歸里。先後三十年。文貞公推轂不及。而先君亦無一牘通也。公伯子太常每以使歸里。先君以父執自居。送迎不出戶。太常不堪其門客又從臾之。間隙遂生。已穆宗登極。詔起言事者。吏部以先君輩三十三名上請。得旨進用。而文貞公雅不欲先人入朝。乃語吏部曰。建言中有望雖素著年力衰遲者宜酌處。時先君年七十五。竟以御史加大理丞致仕。同加者魏公良弼等六人。文貞弟侍郎公大不平曰。奈何爲馮先生一人而遏五老哉。此輩皆天下人望。抑困數十年而不一起。非朝廷獎直拔滯之意。國家方延耆碩爲表儀。非若有司以筋力奔走。此胡可以尋常年限也。況引年者。臣子自引。豈朝廷計其年而使之引哉。此舉悖矣。其後不肖起廢。公孫太常君與其黨又多方排之。嗟乎。風威震怒。崇朝則解。乃齒頰餘釁。至於兩世。讒間之爲害若此。然不

肖行能無數．卽久滯藩臬亦分所宜．而獨惜先君恢博之才．正直之操．不獲一試．此天下所爲慨歎．非止愚兄弟附膺也．

雨航雜錄卷之下

詩曰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婚姻孔云是時政亂崇賄輸金載玉不知其幾而獨以酒殽爲言詩人之溫厚若此嗟乎苞苴之昌末世尤甚匪特用以媒進且用以妨賢矣詩人而在不知當何浩歎世道之衰匪特士大夫無先輩典刑即布衣岩穴風致亦與前人遠矣余先君有友錢穀號霽峯先生少同學相善先君既拜御史錢先生時來宦邸至經歲語不及私其後先君家居錢先生貧甚每移之粟帛不卻第取用而止過厚則必辭終三十年未嘗居間一事也既沒而家徒壁立先君爲殯斂之又有謝簡者字一默先君延爲館師誨余兄弟三人歲餽米三十斛先生晨而入館三商而歸五年如一日未嘗他適自束脩外即一縑一錢亦固卻不受督學王公某與先人善有謀入庠者以五十金爲先生壽丐主人一言先生曰主人不鄙夷我而以子師我我當以道義爲之範硎奈何營營阿堵示之佻薄耶其人慙而去又有張永思者少失父與母居母守節數十年至九十矣永思亦年七十餘定省如兒時每當酒筵常辭不赴間至亦僅嘗一味曰此皆母所未啖余何忍食先君覺其意每召公必更設一席以遺其母公僅受數味堪以養老者俟母既食而後至夜則置褥母榻下一聞聲欬則蹶然起視未嘗一夕入內也有司有與公厚者遺之粟則拜而受遺以金則必反或說之此簠簋者但足餬其口寧足實橐哉事有不傷於義者居間可也公曰此非但僕所恥爲亦老母所羞聞終其身竟無干謁是三公者皆先君友也先君沒

後三十年。不肖輩所交布衣不少。曾有三公風度否。時俗益偷若此。余嘗欲爲獨行傳傳三公。不能記其詳。漫書于册以誌慨。

徐叔明甚厭山人。曰。山人當岩居穴處。而奈何日置足朱門也。漢時授侯者。皆遙授不之國。今諸山人。亦當稱遙授山人。吾無計其詩詞工拙。卽揭其目。但有簡某翰林某給事等類者。吾不欲觀之矣。有某郡守謂余曰。子知吳下三厭耶。山人詩卷。與士夫干請之書。僧徒募緣之册。在坐者或笑曰。此可稱三黨。夫山人之口譽於四方。謂之外黨。士夫之口譽於中朝。謂之內黨。曰。然則僧徒稱何黨耶。曰。今世士大夫有高名者。多佞佛。施之可得其心。且有佛力爲陰助。寧非黨耶。此可稱上黨。一座絕倒。雖然山人中有如管寧黃憲者。吾且執鞭羣隨之。舍此則皆百尺樓下物也。遠之可也。

小雅者。天子逮下之詩。大雅者。天子述祖之詩。小雅之變者。哀怨刺譏之意多。大雅之變者。憂憫規正之詞切。蓋周太史所命。孔子刪之。而未嘗易其次也。詩有南雅頌。爲天子所用樂章。其十三國之詩。止陳述以觀風。不用之廟朝。惟列國自爲歌咏而已。六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起於周禮。太師掌之。或以風爲孔子所命。非也。

夫先乎婦。故關雎求淑女。君先乎臣。故鹿鳴享嘉賓。詩爲樂。樂主和。地天成泰。和之道也。故不溫柔不敦厚。不可以爲詩。

春爲陽中。秋爲陰中。春秋所自名也。堯舜用中以治天下。孔子用中以教天下。

孔子贊易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稱善人曰。勝殘去殺。語季康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大學一書。於妨賢病國小人深惡痛絕之。然止曰。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未嘗言殺也。聖人之愼殺如此哉。

孔子四教六藝。古聖王之教也。學者優游漸漬其中。上焉者以達。次焉者以立。此萬世不與易也。王文成之卽心卽性。卽心卽經。本爲支離者鍼砭。然其末流。未免虛而失實。內而遺外。甚者恣心順意。糟粕其經。脫略於教。長游談而廢實學。此憂世者所深慮也。

春秋卿大夫交接。以微言相感。稱詩以喻志。皆取風雅頌之辭。不必自賦。蓋所以重先民。明退讓。宗道德。略辭采。末世之詩。不以明志。于何可稱。至乃酒食徵召。刻燭分韻。流連光景。而古時雅會之風不可復覩矣。江左以來。又有酒令。莊士恥之。酒以令行。豈合歡之旨。詩以韻分。豈感物之義。

楚聲杳渺。秦聲雄高。漢因之而爲樂府。其曲大備。然視二南之風化固已蔑矣。建安風骨遒上。而深渾不足。應徐輩之公讌諸作。靡麗之開源矣。陳思洛神之賦。淫豔之濫觴矣。知風之自微矣哉。

孔與老同時。至從問禮。且稱其猶龍。而未嘗攻也。孟在老之後。其著書闢楊墨而不闢老。蓋老子深矣。常無觀妙。常有觀徼。豈專于虛無耶。老氏沒而得其傳者寥寥。九還絕穀之術。非大患有身之旨也。役使鬼神之說。非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之旨也。自周以來。惟漢文帝得老之旨以治天下。而漢刑措。許旌陽得老之旨以治邑。而邑無訟。王何之任誕。稽阮之放曠。老之罪人也。始旌陽問道於女師謎母。母教之曰。一念不欺爲忠。一事不苟爲孝。其語約而盡。謎母以仙去。亦老氏之徒哉。

造字寫經度僧。佛門敝法也。達摩目之爲有漏果。爲有爲法。非眞得釋氏袈裟。何以確然持其說如此。廓然無聖一語。可謂佛門曾子矣。自性戒。自性定。自性慧。不離平等日用。而語益圓通。慧能亦得其宗者哉。或曰。佛圖澄來趙。鳩摩羅什來秦。天爲殺機盛而生是人營之也。猶孔生春秋。孟生戰國。其然乎。

余鄉居日。見有建水陸齋供浮屠治喪者。心竊非之。謂人生罪過。寧可以鳴梵誦偈釋。此至愚者所爲。非士君子所當循。有盛生者。合掌語曰。公何毀佛。余曰。余最信佛。若乃毀佛耳。釋氏之教明心見性。心性茫昧。觸爲罪過。乃以一飯一菓一經一偈而求解脫。則心性可無明也。爲惡一世。而取脫於一二日之齋。人亦何憚而不爲惡。是釋教爲人開惡門。非爲人導善路也。此豈瞿曇旨耶。生以爲然。憶余守鄖時。曾下教有司。令其力禁。民風一變。有一生不能自已。以一比丘閉戶而誦經。令請繩之。余曰。治道去其太甚。所爲禁者慮費民耳。苟無甚容之可爾。然格心之化。余有愧哉。

海上鱗族異者。名章巨。大者名石拒。居石穴。人取之。能以脚粘石拒人。故名。形如算袋。八足。長二三尺。足上磈礧戢戢如釘。每釘有竅。浮海砂中。如死物。烏啄之。即捲入水。噓足釘啜之以飽。其小者名章舉。又別一種生海塗中。名望潮。身一二寸。足倍之。土人呼塗蟢。又一種腳短而無釘者。名鐲管。寧台溫皆有之。余鄉太倉上海無有也。其名章巨。蓋江東子弟所名。項羽引江東卒與秦戰。秦將章邯拒之。卒爲羽所降。故江東名是物章拒。人怯而負勇名者。亦號章巨。

蠏形如覆釜。大如車。青褐色。其血碧色。口足皆在覆釜之下。足有十二。長五六寸。尾勁而尖。長二三尺。有

刺能觸傷人。尾中有珠如栗色黃。雄小雌大。置之水中。雄者浮雌者沈。南人或帶其珠。或磨飲之。云利市。殼堅硬。腰間橫文一線。軟可屈摺。每一屈一行。牝常負牡。牝牡相隨。牝者背有目。牡者則無。牝去則牡死。故海上稱婦女健壯操家者號爲蠻。是物在海中羣行。輒相積於背。高尺餘。如帆乘風游。人呼爲蠻帆。其衆如簰筏。名蠻簰。東夷取其殼爲冠。尾爲小如意。子如麻子。温人取以爲醬。甚美。王參知暘谷曾以餉予。館客沈士能甚嗜之。余未嘗舉箸也。客語予此物得陰氣。甚益人陰。余笑曰。蔬食飲水者陰何嘗不足。顧余生平於奇物未嘗入口。非特此也。

闌胡如小鰍而短。大者如人指。長三五寸。頭有班點如星。潮退數千百跳躑塗埿中。土人施小鉤取之。一名彈塗。以盂覆活者數百於地。旦發視之。皆駢首拱北。蓋亦朝斗之意。玄脩者忌食。唐制賣鯉者。賣蠶者。皆杖六十。蓋鯉朝日。蠶朝星。食者皆有禍。闌胡雖小。頭亦有星。故土人皆戒勿食。

鯪魚即石首魚也。小者曰鰈魚。又名踏魚。最小者名梅首。又名梅童。其次名春來。初出水能鳴。夜視有光。土人以槐荳花卜其多寡。槐荳花繁則魚盛。腦中有白石如棋子。取其石次以爲器。或飲食遇毒則暴裂。腦漏者用其石燒灰。吹入鼻中即愈。又下石淋炙食之。主消瓜成水。至秋化爲冠鳧。又有鋸形相似。左右三牙如鐵鋸。或曰石首雄鋸其雌也。諸魚有血。石首獨無血。僧人謂之菩薩魚。至有齋食而啖者。蓋亦三淨肉之意。不能忍口腹而姑爲此說以自解。非正法也。

黃駒即鯇魚。俗所謂河豚也。一名鮭。一名嘟。一名鮠。一名鴟夷。一名鯸鮧。腹無膽。頭無腮。其肝最毒。獨眼

者尤甚。海上人得之。去其頭尾。用橄欖甘蔗煮之。然初出時可食。至後則其毒尤甚。諺曰。蘆青長一尺。不與河豚作主客。予鄉亦盛食之。春時延客。不得此爲不敬。然往往有食而死者。或曰。煮熟則無患。多食亦發瘍。厚生者所當戒。樂清人名爲烏狼膏。

魟魚形圓似扇。無鱗色紫黑。口在腹下。尾長於身如狸鼠。其最大曰鮫。其次曰錦魟。曰黃魟。曰班魟。曰牛魟。曰虎魟。魟字或作鮄。文選所謂鱣魚也。尾端有刺甚毒。大抵諸魚性熱。而海魚尤熱。不可常餐。

鮸魚一名蜡。一名梅蒲。一名水母。俗所謂海蜇也。雨水多則是物盛。其形如覆笠。以蝦爲目。蝦動則沈。土人食之。皆以爲去積。其實損脾。南人以爲性暖。能治河魚疾。

王瑤一名蜃。姚所謂江瑤柱是也。其柱肉脆美。其甲可飾琫刀鞘。蓋蜃之小者。

海月大如鏡。白色正圓。其柱如搔頭。土人鱗次之爲天窗。沈大參一中嘗稱其鄉海錯之美。如海月江瑤柱。可敵三吳百味。樂清甚盛。

石勃卒形短。圓三寸。長四寸。身赤腹泡急。其形勃卒故名。一名來魚。或曰石屑入水所化。

牡礪言牡。非謂雄也。一言鹹水結成。一言百歲蜩所化。道家以左顧者是雄名牡礪。右顧者名牝礪。其生著石磈礧相連如房。一名蠔山。初生纔如拳石。四面漸長。有一二丈嶄巖如山。每房有蠔肉一塊。大小如房廣狹。大房如馬蹄。小房如人指面。每潮來則諸房皆開。有小蟲入則含以充腹。海人取之。皆鑿房以裂火逼開。取肉食之。漁者於海淺處植竹扈。竹入水。蠔蠔而生。斫取之名曰竹蠣。文選玄礪磈礧而磑碰註

云長七尺形如馬蹄又謂梅花蠣是物除熱補傷澁精益血土人用以爲醬曰礪黃醬樂清縣新溪口有蠣嗡方圓數十畝四面皆蠣其味偏好

蜦蜮似小蛤而長匾殼有毛是物行有前無卻故名

沙噪塊然一物如牛馬腸臟頭長五六寸無目無皮骨但能蠕動觸之則縮小如桃栗徐復擁腫土人以沙盆揉去其涎腥雜五辣煮之脆美爲上味樂清名沙蒜

西施舌一名沙蛤大小似車螯而殼自肉中突出長可二寸如舌溫州公嘗與人食此戲曰西施舌如此亦不足美其人曰非也舌長能搬弄可稱張儀舌是物海燕所化久復爲燕其性熱

鰲魚卽刀魚也一名魛文選所謂鱠魛順時而往還是也子多而肥腹皆似刀夏初曝乾可以致遠又名鱴魚文字集略鱴亦作鱘字音祭又音制炙食甘美諺曰寧去累世田宅不去鱴魚額

鱘魚身柔如膏無骨鱗細口闊齒多一作鱣海上人目人弱者曰鱘

比目魚二魚相合乃行單則爲王餘竹夾魚似比目而肉堅身圓尾尖色青黑一名土鱧

馬鮫魚形似鰿味似鯧一曰社交以交社而生綬魚一名華腴一名老婆其腹有帶如帔子生附其上形如科斗大者如盤或曰此文選所謂琵琶魚也無鱗冬初始出者俗重之至春則味降矣

吐哺魚名土附以其附土而行也或曰食物嚼而吐之故名

鯩魚狀似鱸而肉粗三腮曰鯩四腮曰茅鯩樂清志所謂鱴魚是也一曰茅狂

青鰾魚冬月肥美。海錯之佳者。或以此敵松江之鱸。張汝遠曰。此如邾莒之於齊魯。豈其方。

鯊鮀也。以皮有沙名。其小者大如指。圓而長。有墨點文。能吹沙。春正月輒至。魚最先至者。海上鯊甚多。有白蒲鯊。有黃頭鯊。白眼鯊。白蕩鯊。青頓鯊。牛皮鯊。班鯊。鹿文鯊。狗鯊。鱸鯊。燕尾鯊。虎鯊。犁頭鯊。香鯊。熨斗鯊。了髻鯊。劍鯊。刺鯊。鋸鯊。烏鯊。雷鯊。凡二十四種。

鰐魚長二丈。大數圍。小者圓廣尺餘。狀如鱉無足。背龍錯有文。皮皆鏤物。子小隨母覓食。驚則還入母腹。一名鮫魚。皮間有珠可飾劍。有橫骨在鼻前如斤鋸者曰胡沙。性良肉美。

箭魚即鰣魚也。腹下細骨如箭簇。首夏以時至而名。本朝甚貴之。何景明詩銀鱗細骨堪憐汝。玉筯金盤敢望傳。本草稱其補虛勞。稍發疳痼。肋似箭而小。

海鶴魚即文鶴類也。形似鶴有肉翅。能飛上石頭齒如石板。出主風。又有白袋。似牛而白。自海入江則兆水澤。諺曰海鶴風伯使。白袋雨師奴。鰡魚似鯉。生淺海中。專食泥。身圓口小。骨軟肉細。似鰡而大者曰鰔。介象與吳王共論魚。以鰡魚爲上。取其益陰。

蟹即蟹也。經霜則有赤膏。曰赤蟹。無膏曰白蟹。蟹始穴沮洳。稻熟時及出各執一穗朝其魁。或曰以輸海神。人江則稍大。入海益大。廣雅雄曰鰀鰋。雌曰博帶。酉陽雜俎云。其腹毛能殺人。性能敗漆。燒之致鼠。浙蟹有數種。一曰蝤蛑。南人謂之撥棹。言力可撥棹也。兩螯至強。能與虎鬬。虎不如。隨大潮退殼。一退一長。一曰蟳。乃蝤蛑之大者。兩螯無毛。一曰擁劍。一螯大一螯小。常以大螯鬬。小螯食。又名桀步。一曰虎蟳。大

者有虎斑文。一曰招潮。殼白。潮欲來出穴舉螯迎之。一曰灘塗。一曰石蜞。一曰蜂江。一曰蟛蜞。似蟹有毛而赤。性極寒。一曰彭越。卽彭蜎也。一曰竭朴。大於彭蜎。黑斑有文。以大螯障日。用小螯以食。一曰沙狗。穴沙中。見人則走。或曰沙鈎。從沙中鈎取之也。味甚美。一曰數九。競搏土作丸。滿三百而潮至。一曰蘆虎。兩螯正赤不可食。一曰蜡。似彭越而小。一曰蠍。肉殼而多黃。其螯最銳。斷物如芟刈焉。食之行風氣。凡蟹漆相合則化爲水。服之長生。是物以解結散血得名。惟霜後可食。餘節食之多致疾。孕婦尤忌。獨螯獨目四足六足兩目相向者。皆有大毒。不可食。

雁山五珍。謂龍湫茶。觀音竹。金星草。山樂官。香魚也。茶一鎗一旗而白毛者名明茶。紫色而香者名玄茶。其味皆似天池而稍薄。觀音竹形小葉長。翠潤奪目。植巖石上。經冬不凋。金星草葉上有星如金。根中有黑筋如髮。用以浸油。能黑髮長髮。山樂官似金雀。聲如簫管。香魚鱗細不腥。春初生。月長一寸。至冬月長盈尺。則赴潮際生子。生已輒槁。惟雁山溪澗有之。他無有也。一名記月魚。土人朱太守素無宦情。嘗曰。豈以五斗易我五珍。

周書王會。赤奕陰羽之前。馬有母兒。有乘黃。有茲白。羊有煇炫。犬有鬿犬。鳥有皋雞。異獸有脅耳等類。皆奇物。其於魚曰。楊州解隃寇。其於東甌載海蛤蟬蛇文蜃。然如章拒等類。尤希不載也。王敬美言海錯奇美。無過兩浙。然使他方遠人見圖經。必以爲此茲白脅耳之類侈言哉。嗟乎。天壤之中。何所不有。知山海經非臆說也。

黃精爲藥上品。服者得仙。自古志之。乃富貴人服者多不驗。蓋黃精色黃味甘。土氣之精。野處辟穀者服之。補脾益氣。卽不得仙。亦可延年。若富貴者思慮採雜。五臟皆火。兼以膏粱助邪。益穢。乃服加之甘溫之藥。是猶燃燎而濟之風也。其傷愈甚。安得有驗。余在錫穴值歲大饑。教窮民蒸曝餈之。皆得度歲。蓋是物於蕃食之腸尤宜耳。太和山每歲貢黃精。笋尖數十扛於京師。本山所產無幾。皆取之近山旁邑。內使隸役往來需擾。封原禁隘。使民不得種植。孫中丞欲請罷貢而未果。然以無益害有益。則仁人所惻然也。

王昭明先生者。婁江人。潛心聖學。非禮勿動。曾與羅念菴先生遊。又嘗客盱江。與南城鄧公元錫居數月。其所爲六經說。多發前人所未發。惜既沒而子孫貧甚。不能存其書。管公志道與周生道甫各得其一二。皆以爲帳中之祕。未嘗示人。卽今鄧南城所著易緯等書。大半取其語。又吳縣王少湖先生行誼無媿顏閔。其於學宗朱紫陽。然人亦罕有知者。晚歲袁宗伯洪愈薦諸朝。詔授國子博士。年垂八十矣。嘗與周道甫語二王先生皆大賢也。然姓名不出里閈。而沈石田王雅宜輩以字畫之技傳聞四遠。甚矣。末世好德者之鮮也。然余見二先生。眞所謂聲爲律。身爲度。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使在孔門。當不後於十哲。知不知乃其所遭也。子思不云乎。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聖賢固不求人知也。道甫又與余言。弇州四部。不如少湖數語。余曰。豈惟是哉。老杜詩千百篇。寧如武公抑戒賓筵二篇。學者亦何必誇多鬬靡爲。

淮南子云。昌陽去蚤蝨而來蛉窮。去害小而來患大。蛉窮卽蜒蚰也。聞人髮脂油香。則入人耳及諸竅中。

昌陽香酷能召是物故淮南子以爲喻是物好濡雨升高則焦死故曰蛤窮一曰陵窮乘陵則窮也宋史小人居高位者亦目蛤窮

慰者白蟻也人家有之則敗屋故相弔慰聞竹雞聲卽化爲水竹雞自呼爲圾滑滑海上謂之柱石雞

蛾者蠶人蟲也身扁綠色似蠶而短無足有毛楚辭以喻讒人九思所謂蛾綠兮我裳是也常在林間花葉背不知者輒爲所刺一名林蛾蟲之最惡者也老則吐汁自裹久漸堅凝如巴豆大就其中作蛹謂之蛄嘶

鼠於果熟時竊取覆藏之有人掘鼠穴得栗橡百果多至石故北人目善畜財者曰鼠鼠首出穴先觀望前却故謂之首鼠北人目南人爲鼠以其善窺探也鼷鼠在樹上名甘口鼠嚙物時不痛而甚毒亦名林毒鼷鼠乃伯勞所化又能化爲鴛見日月光則死蓋陰物也

窮奇逢忠信之人輒齧食之逢邪人捕禽獸飼焉惡正向邪物亦有之何疑於人故共工誣害盛德比於窮奇

玃能盜婦女以爲妻猵能牽男子以爲夫然而生子仍爲獸不爲人也

溫州有乳柑其味甚珍陳將軍曾以饋予自溫至錫穴數千里不變問何以然曰採時不去其枝葉則氣不泄盛時以綠豆爲末劑其溫性則氣不蒸故久而不變若藏梨者多用沙蓋梨性寒惡溼熱沙能制溼故也

張福者淮陰鹽徒也性悍恣不下人一日乘涼樹下有一老僧同坐老僧忽舉手擊張一掌衆皆爲僧危之謂此惡少奈何犯虎口哉張默然僧又擊一掌不應至三擊則叩首曰吾解師意矣僧曰爾來至一菴與對坐旬日語張曰若有得矣須歸富貴人有善根者爲外護若妻子請謝絕勿念也張歸舍其妻方與他少年淫媟其人自牀投地請死張曰若有緣也無恐不知若有妻乎少年對曰未有張曰子請遂以爲妻又呼其子與隣老未有子者子之曰亟去無來迹我乃竟往投萬總戎鹿園萬問之曰若何能曰請爲閽者司出入萬因置之門萬本大家男婦常數百人出入無忌張日危坐於戶至晚必報主人今日某某出某某入有戲豫無禮蹈法者必告居三日萬氏門肅然無譁又數月萬知其愿確可托也命之守書舍司金錢出納則銖兩無爽有不經者必裁節之一日萬自外歸見張坐其所坐處呼曰若胡敢踞我坐張起而對曰將軍胡無平等心也萬登坐覺坐席熱如火心異之又一日萬自外來則張寢其牀萬又呼曰若何乃爾則又曰主人胡無平等心也萬登牀覺牀如火坑大異之時有吏部郎過淮得瘵疾甚危萬以語張張曰請爲療之乃相與背坐吏部卽覺背如火熨也旬日而瘵愈遂往京去一日張請於萬曰小子脩玄有微效矣請一靜室求一姬爲伴萬乃呼婢數十人使擇張曰是皆不堪請將軍所幸姬萬難之已度其人非酒色徒也何難一姬以妨大道竟與之張乃挈一姬一婢入室鑿墻而進飲食居八月以姬還萬萬詢婢曰彼日與姬對坐相去函丈未嘗近也姬亦素好道平日閉戶焚香掃地而坐每以悟眞篇問張張不答亦竟無一語也張自出關則請主人白布數丈金二兩又書字一紙緘之與銀布同置一廂請

以某日開。萬如其言。居亡何。詣萬前曰。小子歸矣。叩頭而出。萬留之不得。使人亟走之。其行如飛不能及。已至故所遇老僧處。趺坐合掌而化。萬乃開其所緘廂。則上書曰。小子以某日行。請以布斂。以金制龕。主人親封之。萬乃歎息。恨失至人也。居有頃。前吏部郎自長安以詔急歸。來謁萬。萬曰。若知張福化乎。吏部郎曰。吾於濟上遇之。談笑竟日。胡遽有此。萬亟開龕。則僅有布在。其骸不見矣。萬諸僮嘗見之淮徐間。萬本名將。晚歲好玄。每日靜坐守中。張謂此有爲法。非無上道。萬每叩其有別術。不語。但曰。天下無有富貴神仙。孰能棄三公而薦天下賢者以澤蒼生。孰能棄萬金而施貧者以脫人於死。孰能割恩愛塊然獨處而與虛白爲對。無是三者。請勿語道。少司馬許公孚遠亦識其人。津津稱之曰。世故有此異人也。

離騷秋之爲氣也。憭慄兮若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是數語杳渺淒清。味之不窮。古詩十九首有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句。祖此也。或曰。洞庭波兮木葉下。言秋之祖。曰非也。秋日淒淒。百卉具腓。兼葭蒼蒼。白露爲霜。此言秋之祖也。王孫兮不歸。春草生兮淒淒。本之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而詩語更深渾矣。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意祖於騷。而格調自下。

黃庭經琴心三疊舞。胎仙九氣曉明出霄間。琴和也。和其心。使丹田如疊物。然靜之至也。而胎息之仙。融融活活。若舞若飛。豈有爲注想之謂哉。三元九宮。氣象炳煥。妙無方所。所謂出霄間也。

七莖玉簫閉兩扉。重掩金關密樞機。言無視無聽也。兩目曰兩扉。金關爲口。

史游急就篇有長樂無極老復丁。本之黃庭物物不干。泰而平慤矣。匪事老復丁。物物不干。則淡然無欲

矣。寧不反老爲壯丁哉。

王次公之詩勝長公。而關中集尤佳。稻花香裏流溫玉。水月空中出聖燈。盛唐語也。雲屯遠山白。氣入高原疏。關山掛新月。枕簟如秋天。初唐語也。腰間有組休論貴。馬首無山未是遊。似晚唐而有致。中原草根盡。少婦木衣穿。有女償官犢。無家問子錢。近於風矣。

郭相奎嘗著雪應豐年辯曰。雪係於地氣。閩廣無雪而宜五穀。戎地多雪而不生五穀。大戴禮云。天地積陰寒則爲雪。曾子曰。陰氣勝則爲雪。論雪者莫辯於此矣。故三尺雪十年豐。此世俗之語。君子不道也。愚謂雪者陰氣所積。當冬而雪。陰得其令。亦豐之兆。若雪太多。陰氣過盛。則爲水徵。詩云。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靁霖。註云。冬有積雪。春而益以小雨。則潤澤而饒洽。雪之兆豐。自古然矣。惟是遺蝗入地千尺之說。則爲謬妄。蝗本春夏間暑暵之氣所生。至秋冬交則槁。未有遺於地而復生者也。或曰。蝗乃魚卵所化。春魚遺子如粟。沒泥中。明年水及故岸。皆化而爲魚。遇旱乾水縮。不及故岸。則其子爲日所暴生飛蝗。其說近似。魚子無入地之理。且雪雖盛。不能殺諸蟄而奈何獨生驅魚子使之走地千尺。此眞世俗語也。

鼈與蛇相爲牝牡。相爲生化。有人發沙穴。嘗見鼈與蛇俱。鼈暮出取食。跡在沙上。蛇輒出爲滅之。鼈遺子。蛇噓之輒成蛇。久復爲鼈。三足者能音。台天文斗奎下六星。兩兩而比者曰三能。鼎三足象之。能亦三足。在旁二。腹中一。甲蟲之有神者。人食之化爲水。郭相奎嗜鼈。行部瀘州。吏以鼈進。驗之三足。乃投諸江。作活能說。戒庖人毋再庖鼈。因著爲家令。余亦有戒鼈記。

坎爲月爲水故蛤蟹螺龜與月盛衰月生明則蚌珠生螺肉充蟹黃滿月死魄則蛤珠焦蟹黃虛螺肉消或曰水主智龜知吉凶水之德也道書龜爲地甲殺者奪壽活者延年宋仁宗問長生術於雁蕩木葉老人老人曰無他廣濟貧民禁天下捕龜能斯二者乃可語道

毛氏者崑山人父爲別駕富於財以女歸侍郎周廣之子周士淹士淹舉明經承家業又得毛氏資巨萬豪里中然士淹嘗從魏莊渠先生講學言動造次一依乎禮不爲貴介態也毛氏歸周夫妻朝夕相敬如賓又善治生業日益拓年三十餘無子語周曰吾聞古人娶婦取宜子者今某奉巾幘久未有一綫之息以爲君憂胡不納副室以廣儁嗣周初不可曰命也吾當有儁一夔足矣毛強之出數百鍰納二姬以進其夫居歲餘未有子又謂周曰語不云乎田廣多穀女廣多子盍再求窈窕乎又市四姬以進合毛共七人矣副笄步搖之飾嫡庶無二每飯則合六人同侍其夫飯已則挈之同遊後園已復曰毋已太康令之各事所業或刺繡或織布身與同作良久曰若且倦矣且更遊息夜則貫魚以當夕不獨專也士淹偕計卒於途竟無子毛氏以禮遣六妾各贈百金而去曰彼以好來宜以好往無爲先夫羞諸妾既嫁乃立其伯子爲嗣閉戶獨處足不履地以終其身歸子遇嘗與余言婦人不妬不淫如毛者眞女中傑出不可無記端午前一日漫書於署

吾郡文待詔先生年九十生平無二色比部錢公有威亦然公與其室宜人今皆踰七十矣公生平目未嘗視季女宜人一日進二婢以嘗公公擾然曰女三爲燦康公且不敢當況區區耶亟去無益人罪過沈

士能嘗與予語。錢公與管登之皆信佛。然錢公此事眞能信佛者也。余生平食不二味。用無長物。然所謂不二色者。則安能如待詔比部哉。

皇甫涍九日詩鵾鳴入怨柱。蛩響切雜碪。楓落他鄉早。尊寒故國秋。又河虛平夕霧。閣掩澹秋塵。素月昇逾靜。高霞斂更新。又新月詩微暉不照碕。清漢欲生塵。雁山詩遙靄引疏磬。羣峯寒暮天。四傑之槩也。公負才傲倪。曾爲春坊司直。卒以讒廢。然郡中稱其人甚介。謂皇甫白眉。

皇甫汸牛首山詩齋關閉秋雨。寒磬落江潮。虎丘詩草綠知春半。花飛覺雨深。蔡館詩戶下鳴螿頻帶雨。湖邊落木似催年。錢塘江詩半帆布影懸初月。幾處漁燈點落潮。在唐盛中間。公以早廢。所詠詩甚富。其詩名與王元美相累。吳下能詩者朝子循而夕元美。或問其優劣。周道甫曰。子循如齊魯變可至道。元美若秦楚強遂稱王。

春和融融。仁之象也。秋氣肅肅。義之象也。人心與天地萬物神通脈接。常存此心。四時之氣自備。

文章。士人之冠冕也。學問。士人之器具也。節義。士人之門墻也。才術。士人之僮隸也。德行。士人之棟宇也。心地。士人之基址也。先君子嘗以此教不肖。而諄諄然令其厚養心地。又曰。用人以觀察心地爲正。以駕馭才術爲權。

跋

於越通于吳。其地文物而風美。而處乃與江右隣。質以野。其俗既曠於法物之聽。而吏於斯者。亦無以與于文章之觀。蓋平昌令局于面墻而無與語者五年于茲矣。天幸於越大人臨之。始與士民約。教以鄉比之長。如周官禁其佚而敖者。至于童子小學各有程。吏率惟謹。平昌令捧令而歎曰。公之文其在茲乎。屬者以參知天下事。其以文化成也何有。郡丞許公聞之矍然曰。未也。公之文有以開萬世者。乃帥十縣令稽首而求發覆焉。久之。乃得其超然樓所爲文。各體具是。十縣令起而卒業焉。大者若雲漢委迤于天。而星含景流也。若山川之延夷起沒于地。而烟霞草木禽魚光怪譽象。莫不儲以與也。若觀九奏雲咸。歌嬪而淫于舞焉。短章若奇音獨奏。其淒鏘詘然。又若孤嶂寒潭之秀以澄。而冰霰之泠歷也。蓋十縣令始知公之文有以極古今之變化。見天地之大全。而平昌令一旦出面墻而遊遞都。神明爲之練汰。心容爲之解舒。舞之蹈之。不可得而言矣。既而頓首曰。試言之。竊意超然有五難。有殊絕秀卓偉厲之資。而後可以竟業。公有其資。一也。竟學然後其資庶以有所立於時而不廢。公無所不學。而學必深。二也。孤絕而與者危。得之而已後矣。公生而有忠父孝兄。家國之務。聞若性成。三也。雖滿而動其中。外阻山川間遊之觀。則不適。吳故文物風美之地也。遊客大雅將朝夕焉。意所至而開。四也。若宦而偏窮偏通。無屈折頓挫之迹。亦不能有所憤會而成文。公外朗而中已蒼。世有知有不知者。物之態

色。時之機趣。無所不經。而盡菀蓄以遊於文。五也。公有此五者。其覩於大全而變化極也。超然不亦宜乎。若平昌令者。生于質而野之鄉。學而廢于暗。仕而偏於窮。外無所發皇。而中有所底滯。雖得公之文師之。而萬一也。亦可得而超然也乎哉。于是九邑之令拱手而歎曰。平昌令可謂汙而自知。不阿其好者矣。因敬梓而傳之。殿以平昌令之言。附不朽云。

屬下吏臨川湯顯祖頓首拜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讀書鏡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鮑嘉祥）

嚴禁